



平 戲 女 皇
劉 翠 霞
秘 史



大眾小說

別創一格 言情小說

家傳戶曉 婦孺皆知

天津小姐
摩登花
福祿鴛鴦
鴛鴦球
鳥語花香

各界女士不可不讀

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詳細書目 函索即寄



大通書店傳科製版

現

京韻鼓姬

小黑姑娘艷史

全一冊

評戲皇后

白玉霜秘史

全一冊

出

天津大通書局發行

版

已

△作者自序

作者於三五年前，因為筆桿生活，感覺十分的枯燥，不得不自尋一種調劑精神的好方策，而雜踏在風月場中，其如沽酒聚筵，徵歌尋芳，但為得意忘形而最擅長的樂事，所以朝夕如是的放蕩日久，便竟痴也如睡，醉也如泥，甚至於三魂七魄盡繫在歌場舞榭的左右，而自然於無形中精神貫注在藝術方面，尤其要交結名流而深切的研討，從今是而棄昨非，是以褒貶的文字，同時亦會散見在各刊尾，大有人不戀花花白戀，藝不迷人入自迷的現象，作者對劇藝正匆匆進展，而平戲突又盛興在平滬津連各地，便把全量精神移諸一轍，以求澈底，不過，多以該藝唱詞淫褻，作風卑鄙而堅斷，而作者，則不然，竟以事雖然，而理未必盡然為想象，如此這般的深究，直至李金順歇，白玉霜走，嗜志仍未中輟，但以時勢而觀測，則惟有劉翠霞與花蓮芳互相抗衡，倘以藝術而論，以聲色而論，又當推劉翠霞為首席，而劉翠霞是先有聲色而使願曲者重於藝術，是先重藝術而後聲色方飛馳南北，却又成兩個難決的問題，至於顧客方面，亦必於此疑竇叢生，作者綜結以上種種因原，仍自半以筆桿生活，半則流連在風月場中，抱定一討異味的宗旨，採詢該

伶自生來境況，及何以一躍而爲平戲女皇的要脈，果然志堅事成，偶得天津鼓樓北福仙茶園周總理玉田的紹介，能與山霞社主幹李華山及司賬趙德福相識，曾幾何時，得一適當的線索，樂何如之，後經李趙的指引，方與劉翠霞互相晤談，但劉伶亦以時勢所使然別懷一種莫可言宣的積愆，然亦亟希望藉筆墨而發揮，作者即乘機迭次的探詢一切，果然得其真確的出身與經歷，內容七情俱備，五味皆嘗，作者既得劉伶大白於於耳膜，亦祇以原來如此四字作一放湯追詢的結束而已，不過，傾慕劉伶者雖多，而得其詳者頗少，所以把很可驚很可泣的情節彙集成書，而名爲「劉翠霞秘史」，是以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椰牙隱士序於津門

△翠霞自序

我未曾下筆先向閱者三鞠躬，係請閱者原諒我沒有相當的學識，我自幼家道貧寒，才學的平戲，自信我自演戲之日起，即抱定一種不卑賤的宗旨。故對於誨淫之作，從不敢像別的演員那樣描摹盡致，像口口霜口口花在北平也會紅極一時，終如日照積雪，落一個傷風敗俗，驅逐出境的美譽，一來自己傷人格，二來爲平戲減價值，孰重孰輕，自能判別，我演戲的本旨，戲詞不良善的設法刪正，內容有不明瞭的請人講解，雖不能直接領受負領導社會的責任，然絕不至於落一個誘惑的罪者，今鄧孛隱士先生，爲我作秘史，再三要我作序，我原本是沒有學問的人，才胡亂想了這麼句話，請閱者多多原諒吧。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元宵佳節劉翠霞自序於津邸

▲ 李 序

鄧琢隱士幾次催我作序，我是屢屢的不敢作，我並非是文豪家，也不是什麼學士，（要裝什麼架子，）實因才疎學淺，誠恐遺笑方家，今勉寫幾句，聊以塞責，靈昔津門各娛樂場所，惟彼時之法界尙無此時之繁華，祇有天祥之新世界（即今之小廣寒）馬家樓之天天，明星，光明，春和，等院，彼時最出風頭者當推平戲坤伶李金順，斯時配角爲現今之劉翠霞，并李玉芬，李彩芬，馬金環等，人材濟濟珠聯璧合，該院（指天天）之經理爲吳君萬祥，（即現今天祥新欣之經理）善於經營調度有方，故生意蒸蒸日上，斯時翠霞在彼班中如鶴立雞羣，論其藝術，則表演逼真，故預卜將來定執平戲界之牛耳，故極力擁護提携，今也果符前言，并承天津漢文日報公選爲平戲女皇，此雖明日黃花，頗有留記價值，今鄧琢隱士催余作序，故將已往拉雜寫出以爲紀念。是以爲序。

山霞平戲社李華山序於津門

△楊序

半班戲者。俗名蹦蹦戲。此種戲劇之初發始。角色戲箱場面等設備，只用皮黃戲班之一半。即能演唱，故名半班。蹦蹦云者，不過口頭上之詛傳耳，在音演唱此種之角色，男角如月明珠，開花炮，金蘭芳，張樂演諸人，女角如王紅寶李金順諸人，皆爲此中之錚錚者，演進至於今日，乃至日益發達，其佔據歌場之勢力，邁一切國劇電劇雜耍坤書之上，至於人民間之深，尤非其他遊藝所能望其項背，祇以此種藝術之發達，故角色之產出亦最驚人，顯角色雖多，而能超出其儕輩者，則莫女皇劉伶翠霞若也，翠霞能戲最多，除舊有之半班戲外，復收電劇國劇新劇各劇本而改演半班之戲，至其歌唱之宛轉，腔調之花稍，台風之熟習，作工之細膩，在在出人頭地，其名之馳，遐邇皆聞，婦人孺子，亦無不知此女皇也，著者喜甚演劇，故凡女皇軼聞歷史，及其藝術，每付評記，久而乃成一編，並覺得最新劉伶玉照若干種亦均附刊編內，命名劉翠霞秘史，倘亦心喜者所不棄者歟，此序。

楊揚石謹識於中南報館之編輯部

△趙序

長夜無寐，斗室無聊，人們正在沉溺於黑暗的狀態中，忽聞寺鐘報曉，紅日沉沉的在地平線下還未上升，東方天際還掛着層層黯淡的雲霞，在這時從雲隙發出來一種淡弱的曙光，雖然淡薄，但是早起的人們見着，他們就不知不覺發出一聲低微的驚嘆來，同志瑛瑛隱士着作的這本（劉翠霞秘史）出版，在平戲界中就像黑夜後的曙光一樣，因為什麼呢，因平戲在我國劇界中，可稱微末之至，又兼表演平戲的人材，皆由口傳，魯魚亥豕，以訛傳訛，故其價值亦因之而墜落，幸劉翠霞女士對於平戲劇旨極力刪正，始挽回已失之地步，接劉翠霞素具蕙心蘭質，秀外而慧中，對於戲曲之本旨，頗能領略，又經名師指導，且學而不倦，幼與李金順花蓮芳黃翠芳等配演時，已有一部份之號召力，年來造詣尤深，故連濟平津，皆頗好譽，現今平戲人材無敢與抗衡者，今經瑛瑛隱士品題，直如春筍生芽，紅日上升，此書今已出版，在這短短的！短的簡直不像樣的序裏，不願再多說費話，我請讀者快快去欣賞這本書的內容吧，是以爲序。

趙醒吾序於天津

△張序

我不善拍馬吹牛，尤不通六律五音，僅知劉翠霞女史，在我們天津是佔有評戲女皇的地位，特來代我友爲她撰述一生，而向讀者摘要的提前表說幾句：

我素知（一人難趁百人意）這句話是具有充分理由的，何況又是站在台上以自己來做旁人的一個藝人，若非聲擅歌場，貌傾國城，絕不會引起大眾公選她來榮任女皇，在這萬人心目欣賞盛代下，其中至不免情海波生，惟局外固難明瞭個中波折，我友聊訝隱士君知其底蘊頗詳，兼搜羅其獨具本能，生花妙筆一經潤用，乃把這一冊（劉翠霞秘史）完成，結構大意是這樣，付印當必風行，權爲寫在頭裏，胡敢云序。

一九三五、一、一五、天相張吉人寫於長壽軒。

△李序

平戲肇於唐山，初名「落子」，祇一二人登場影唱，不成爲戲，來津時在有清光宣之間，初名「蹦蹦」，成名於津門者，曰開花砲，民初有月明珠者，開平人，革新其調，更名曰「平腔」，始可以言戲，其後人才輩出，然終不及開花砲月明珠享名之久，民國三四年間，以華界禁演故，租界坤書館延教師教演蹦蹦，美其名曰「文明小戲」，遂開女子唱蹦蹦之始，昔時傑出者，曰花蓮筋，曰李金順，李宗開花砲，花效月明珠，此道二十年來，後起之秀，不可勝數，此道漸奪皮簧之席而代之，亦云盛矣，有劉翠霞者，雖屬後起，獨集平戲大成，十年前演於日租界德慶商場，余聆去，許爲平戲傳人，以其扮相嫺雅，韻調幽揚，既非當日之野調無腔之男角所能望其項背，更非今日糜靡之音之女伶所能比擬，其所以馳騁津門歌壇十餘年者，良有以也，日來瑯琊隱士有「劉翠霞秘史」之作，敘述者爲楊揚石君，吾聞之，欣然而喜，竊以爲家喻戶曉風行一時之評戲女皇，述諸嫺熟歌場掌故之楊揚石君之口，蓋之以瑯琊隱士生花妙筆，洛陽祇貴可以預卜也，是爲序。

一九三五、一、一三、李然犀序於津門

△楊序

揚善正惡，移風改俗，聖人之心也，以故有志之士，著述立言，警惕世人，法良而意善，吾人敢不敬仰耶，然吾國教育，素落人後，未能普及，全國文盲，居十之六七，則只以文字教化羣衆，事所難能也，於是戲劇尙焉，而戲劇之中，感人最深者，尤以評戲爲最，蓋評戲之詞句，崇尚簡明，表演之情節，務求細膩，是故晚近年來，評戲大盛，其勢所必然者也，惟評戲之人材，頗爲缺乏，在今日深受大衆歡迎者，當推劉翠霞女史，翠霞自幼投師學習評戲，刻苦精求，十有餘年，對於評戲之奧妙，可云完全默解，憶其初次登台之日，卽爲數千觀衆，熱烈歡迎，而終博得評戲皇后之榮譽，誠非偶然也，女史之藝術早爲大衆共見共聞，不待贅述矣，而女史畢生之遭遇，或歌或泣，或笑或悲，離合常有，哀樂相尋，亦一篇最好之小說材料也，茲經瑛珣隱士君，編撰成書，名曰「劉翠霞秘史」，內容將女史畢生所遭所遇，罄筆寫述，繪聲繪形，歷歷在目，今由「大通書局」出版，諒出書之日，必能不脛而走，紙貴洛陽也，近更聞劉女史，爲一新觀衆之耳目計，特聘有「名編劇家趙君德福文君巧俠，將當代名著『摩登花』『天津小姐』兩書，編爲劇本，登台公演，按此兩書，久已膾炙人口，銷售十數萬冊，今經劉女史編劇公演，吾知海報露佈之日，戲院門前，必有人滿之患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廿四年元宵佳節楊笑天序於津門

▲周序

皇霜迭易，寒暑屢更，余自操梨園生涯以來，瞬息三十餘載矣，歷經之波折，飽受之創跡，南北奔馳，東播西攝，對梨園真昧雖未通悉，而利害之相關，業已洞燭，然於宣末民初，梨園行尙稱盛興時代，於是彼攘此釐，利益苦爭，共爲金錢之所趨使也，鋒銜畢露，民初，梨園行尙稱盛興時代，於是彼攘此釐，利益苦爭，共爲金錢之所趨使也，鋒銜畢露，曩昔之東天仙別若天淵，是以事業凋敝，僧多，余撫思時勢，則寧以一人之精力所得之利益，而厚待諸員役，試如一元錢之少，能起兩日之炊烟，十元錢雖多，然亦無濟於我，昇平倒閉後，東方又慶新張，溯計營業之虧累不堪屈計，查斯原因，洵爲影藝發達，梨園日漸衰落，社會之潮流如斯，夫復何言，時雖不操勝算，而志在梨園，弗忍中折，故於三年前，接約山霞評戲社於北平開戲院，迺賠款累累，故再隨移於天津鼓樓北編仙茶園，作孤注之一擲可耳，一載之久，所獲之成績雖斐然可觀，而實際之苦痛當亦溢於言表，是以久擬暫息旗鼓，以待來年，詎念及百十員役之生活將何以堪，以故延耐於今，莫可言宜，甚如交友投分，亦奮所當爲，凡士農工商軍政各界，不與余識者頗多，於員役之階級雖差，然亦一視同仁，簡言之，皆在以園會友，以友輔仁，不與余識者頗多，所組作，不義之財尤非余之所巧取，其知我者莫若朋友也，客夏，郵珍隱士調余於本園樞首，述及編撰本書之本末，竊思隱士夙懷子德之才，司馬之學，無如不適於時，致英雄無用武之區，今倘該書問世，諒必不脛而走，紙貴洛陽，故爲之與山霞社社長李華山紹介，通宣積慳使隱士一得真昧而落筆生花，余也不才，忝序言於篇首，非但祝該書銷數於無量，藉表余於梨園行中三十餘載之苦衷可耳，是以爲序。

永年周玉田序於天津鼓樓北編仙茶園

◀ 像 造 近 最 霞 翠 劉 戲 評 ▶



◀ 幕一之菴花桃演合芬寶桂霞翠劉 ▶





== 劉翠霞飾金魚仙子劇照四姿勢 ==

◀ 像 造 近 最 霞 小 劉 姣 姣 戲 評 ▶



評戲
女皇

劉翠霞秘史目錄

第一回

遠籌嘆深耕全憑熱汗溫冷土
新愁惹舊恨那忍紅淚染青衫

一

第二回

大連西市場檀板輕敲送遭蔑視
天津馬鬼樓絃聲乍起俱獲佳評

一

第三回

嬌肢弱質薄命女突遭小恙
月暗燈昏急色兒苦費深思

三三

第四回

濟南歸來增聲譽黃登貴忘生捨死
大連又去展人材李華山仗義疏財

四六

第五回

遊藝記者賞風月得稱文聖
薄倖佳人逞技術獲選女皇

六三

第六回

北京開明響鑼鉸周玉田人疲財去
天津福仙逞色相劉翠霞夜靜思深

七一

評戲
女皇
劉翠霞秘史

第一回

遠聽嘆深耕全憑熱汗溫冷土
新愁惹舊恨那忍紅淚染青衫

郭牙



第一回

願曲的人們，慕劉的仕女，有的說劉翠霞是京東的原籍，有的說她是賣笑出身，閨者倘要明瞭底細，僅可向下文注意，話說河北省武清縣所屬的第六區，內中有一個撒嘴村，這村莊雖然不十分壯闊，住戶却有五百餘家，有的作客他鄉，有的便苦守田園務農爲業，且述村東的老劉家，在該地居住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家長劉守忠，年紀雖在三十開外，而所抱定家庭的觀念却很深遠，妻沙氏，亦係當村的人氏，對於中置的事務，經理的是處處得嘗，膝下祇有兩個女兒，便愛如一對明珠，大女兒屏兒，十歲，二女兒霞兒四歲，因爲兩個人面貌姣好，所以閩村的婦女，便造下一個新鮮的名詞，叫做姊妹花，但她姊妹二人雖然年歲很小，而天性却非常的聰穎，每日裏，除去輔助沙氏操理活計之外，便在籬笆院內作些有興味的遊戲，所好守忠早年積蓄些錢財，購置下幾畝田地，一爲聚沙成塔很不容易，二爲家庭的生活異常的艱窘，便很不辭勞瘁的指天吃飯賴地穿衣了，所以

，成天裏竟與耕鋤結爲須臾而不可離也的好友，無奈天不作主，又遇上連年的旱澇不收，以致於家無隔宿之糧，這景況他雖然是一籌莫展，而依然是起早睡晚的忙碌，在夏季裏一天，紅日一輪剛從海沿吐出了光線，守忠便爬起身來，看一看母女三人還未醒來，於是翻出來一塊窩頭，半碗菜湯，似狼吞虎噬的吃喝下去，很匆忙的抗起了鋤耙，提着破水罐，一面喝着，一面向房後面地裏走去，就憑他那身紫灰布的褲褂，那般環境，他尚且喝着唱着而不憂愁，亦真令人替他發出了一聲苦笑，然而他却並非是站在望鄉台上唱蓮花落，確確的是未若貧而樂而實現了鄉村老農的本色，到得地裏用手遮眼一望，真是天地相連，人烟少見，一幕遠碧浮青的景色，清澈靜雅，守忠尋了一角乾淨的土地，把水罐放下，脫下去小褂，憑天一望，皺起雙眉把鋤把舉起，耕鋤下去，直至中午，太陽的光線越發的猛烈，守忠熱得難當，便突突的喝下幾口冷水，拭汗的搭巾，亦竟成水淋漓，至於內中所滲透的淚珠，當亦難辯其數了，挨到日已西斜守忠的兩膀既而酸累，而腹中亦感覺飢餓心說，每天到這般時候，霞兒早就來把午飯送來，今兒個到這時候還未見來，想必這孩子貪玩的心盛，唉，這孩子真淘氣，不知他父親所受的痛苦，該打該打，還在暗自叨念，但見一個身穿紅綠衣裳的小姑娘由房角轉了過來，仔細一看，原

來是霞兒並且慌慌張張，還高聲的喊着爹呀，您哪家去吧，老舅等候你老半天呢，守忠乍一聽老舅到自己家中，亦愕然一驚，素知他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所以把痛恨霞兒的心拋却，命霞兒提着水罐，自己打起鋤耙，父女一同返回家去，且表霞兒的老舅沙致福，亦是心地忠誠，常爲着守忠的家庭不見起色，代他四口籌措辦法，然而時機不遂，總亦是憂憂慮慮，今日一來，一爲探看探看狀況，二爲關於她姊妹二人提議一種出路，所以在與守忠會過了面，便談到了家庭瑣事，守忠道，現在這宗年月，任你本領通天，懷了滿肚子仁義禮智信，無奈天不遂願，亦枉廢一片自創自立的苦心，而且還不知從中埋沒了多少英雄好漢呢，哥哥我爲今之計，亦惟有聽天由命忍耐而已，致福聽了他這片憎世憤俗的話，亦很難過，便道，倘若你總是這般的苟延殘喘，亦並非是長久之計，依我看來，倒不如給他們說個主兒，無論那一個亦能落到幾個錢，暫時先濟此燃眉之急，倘若碰上好年月，豈不就有發展的希望嗎，這當兒屏兒站在一旁，撩起眼皮翻了致福兩眼，把手一甩，便撩起葦簾子走去，沙氏道，老舅的主見倒是一番好意，不過我那兩個孩子年歲很小，尙且談不到那一節，縱然是年歲大，我亦決不能三一五除二把她們打點出去，致福以爲這話亦對，心說常言道，人窮志不窮，不能被窮所迫而落一個明媒暗

賣的名譽，又談了些地裏的事，而才一同吃過了午飯，直談到天色昏黑了，致福才告辭而去，當他去了以後，守忠便向沙氏把當天地裏的事如何的不見強，如何的沒有希望說得個兩口兒愁鎖雙眉各抱悲觀，晚飯吃過了，便一同安睡，轉天守忠仍然是到地裏去工作，豈知不到半個時辰，兩脅便酸痛起來，亦祇可是在地邊上刻划雜草，或者是席地而坐，有時候迴想起過去與現在所受的苦處，使暗想到城廂鬧市，商埠碼頭的人們，祇願着任意的逍遙，糜費金錢，真不想想五穀的來處，易也不易，尤其是這種巧奇的年頭，惟有錦上添花，沒有雪裏送炭，浪費金錢的偏受人們的留捧奉承敬而轟轟烈烈，像這疲敗村莊裏面的慘苦農民，就沒有了一線發展的生機嗎，唉，蒼天哪蒼天，難道你就不望上一眼嗎，一面想，一面撩起白粗布褂的大襟去擦頭上的汗，不料乘着汗水把頭上的泥擦了下來，便如同一朵散亂的黑花，索與他坐在地邊的青草上又思想起來，想起了昨天沙致福在家裏所談的話，心說老舅的意思，可說是一片熱心，不過，兩個女孩子的年歲太小，那婆一來豈不是把閨女醜了榮，莫說是他媽媽不贊成那個辦法，即便是我亦當面駁對的，如果那個樣子，倒不如狠一狠心，咬一咬牙把這塊不收的地賣上三二十的，四口人一同往天津，必能夠找出一條養生的路子來，想到這裏，自己越琢磨越對，乘着

劉翠霞秘史 第一回

這糊思亂想的與頭，拾起來鋤把，顛微着兩個膀子的工作，恰巧這一天還是非常的酷熱，慢說是萬物之靈的人們，就是樹木亦發乾枯，老黃牛亦呼呼作喘，工作了不大功夫，亦不知道被一種什麼硬質的東西給絆了一個倒栽葱的架式，守忠低頭看了看，但是爲頭亦暈了，眼亦花了，看不清楚是一件什麼東西，便用手去抓，抓來抓去，抓了滿把的土，緊緊的一攢，滿把的土竟如同被熱水燙過一般，心中登時一驚，急忙放下了，復又抓起一把來，又如同被冷冰鎮過了一樣，當亦把他放下了，緩了一緩精神，陡然站起身來，把腰兒一岔，似乎從口中喘出一縷很長的怨氣，心說，這塊倒糶的地，他媽的實在是不能要了，一骨節比冰還涼，一骨節比火還熱，這一冷熱不均，豈不是農村裏空前所沒有怪事一件嗎，疑慮之間，便注意到那粒粒汗珠所滴到的地方，看了好大半天，心裏才明白了，原來是那冰冷的土，確確是被那火熱的汗珠所溫透了的，心說，蒼天哪，於此可見憑天吃飯的不容易了，然而那繁華社會上所揮金如土的人們，對於這一點，難道不覺着慚愧嗎，況且還有四句刻板的警世短詩，就是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直工作到了炊烟四起烏鴉返巢的時候，才懶洋洋的荷鋤歸家，到了家中，霞兒迎頭便道，老舅今兒個又來了，守忠點了點頭兒，忙抄起水罐來突突

喝下去半罐冷水，精神上才抖展起來，又把耕鋤器具收拾妥當了，才向沙氏問道，老舅今兒個一來想必又是因為昨天那一當子事吧，沙氏道，不對，這回可不是提親的事了，是另外想了一個法子，教咱們把地一賣，把房子託人照管着，一家四口去到天津，拿賣地的錢幹一個小買賣，好顧全一家子的生活，據說天津的地面上，比着鄉村裏好找飯吃，祇要把心一專，就會挨不了餓，這些話可是他那麼說，去不去那不還是在乎咱們啦嗎，守忠在這當兒，有心把在地裏那一種很慘酷的經過說了，惟又恐怕他母女聽了難過起來，倒反為不美，所以又把話頭打消了，便道，老舅的主見，我亦早已想到了，料想最後的一步縱然是在天津要了飯，沿門乞討，亦較比着在這當鄉當土丟人傷臉強的多了呢，沙氏道，你既然很願意，那麼，咱就趕快給老舅送個信息，馬上收拾收拾東西，不過，咱們對於道路不熟，我想還勢必要教老舅把咱們送去才好呢，守忠亦慮到了這一層，便道，亦惟有那麼辦，可是依我想，事不宜遲，倘若再等着把地賣了再走，那又不知就延到什麼日期了，再說這賣地的事，亦決不是一時半刻所能辦到了的，最好你們把應用東西打點好了，其餘破破亂亂都留在家裏，明天一早就把老舅請來，定規定規，後天就起程，所有一切的用費，暫且要求老舅墊辦，我一個人，在家裏出賣地土，一旦賣了

出去，我再往天津尋找你們，把老舅所墊的錢還清了餘剩的幹一個小買賣，所好我一個人，挑費又省却許多了，沙氏聽了，這一番話，很悽楚的說道，那麼辦不行，一則家裏沒有人做飯，冷一口熱一口，倘若得了病，那有一個知近的人兒呢，守忠道，你不用管，我自己對付着，所好亦並非是三年五載，呆上十天半月的，自然亦就辦完了，沙氏想了一想，亦沒有萬全之計，遂向守忠囑咐道，倘若辦理完了，千萬可把零碎東西全積到天津去，雖然是破破亂亂，現置現買亦是錢呢，夫婦又談了些去到天津以後的話，而才安歇，第二天的清晨，沙氏便命霞兒去請沙致福，所好致福亦在當村不甚遠住，一霎時爺兒倆一同來到，沙氏遂把守忠的意思向致福通過了，然而致福亦極端贊成這種辦法，這麼一說，一定是明天走了，那麼你們就趕忙收拾東西，我亦回去套一輛小平車去，明天咱乘着星月未退就動身，到了天津，咱們就辦好了，我先找着我那個朋友，無論如何先教他給我一間房，如其來不及，暫且在他家裏住些日子亦可以，說完這話，抹身走去，守忠因為昨天在地裏有點過力，亦無心去工作，便在家裏幫同沙氏收拾物件，可是很簡單的打了兩個包裹一卷行李，打點好了，靜等待轉天起身了，沙氏在這臨別頭一天，真是茶飯難嚥，不是哭哭啼啼，便是愁眉不展，守忠滿肚裏的難過，被沙氏這樣一感動，反倒

自己按捺下去解勸沙氏，到了夜間直解勸到星月迷茫天光發亮的時際，致福便把小平車套來，催促着母女坐上了車，忙與守忠告別，守忠自然要送到籬笆圍以外，向致福囑託，到了天津的那一天，可即時給我寄一封信來以便放心，致福一一應諾，又向沙氏道，到了天津，對於這兩個孩子，千萬可慎重一點，沙氏聽了這話，不自覺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致福方才解勸好了，那又知守忠那裏眼珠兒不錯的望着屏兒霞兒，竟從眶中流下幾滴熱淚，兩個孩子看了這種情形，亦於是用小手去往眼上抹去，然而這種兒女情腸能使英雄氣短的表现，任何人見了，亦要一掬同情淚的了，車輪兒被油磨得吱吱的一響，居然被那吱吱的聲音把一幕極其悲悽的情景冲散了，車兒出了村口，奔向坎珂不平的大道，此中尙不知受了若干的折磨，叨擾幾家子親友，而才到了天津衛，致福把車兒推到了河北邵家園子，費了許多的唇舌找着了那位朋友，把這番意思通過了以後，那朋友亦很愁慮，所好那個人在邵家園子一帶，人傑地靈，亦很說的出，所以不過一個時辰，找着了一間房，雖然是又矮又小，倒亦可以將就，致福登時交付了一月的房租，這才借把宮帚把屋裏掃了掃，沙氏母女三人進了屋草草的收拾收拾，致福遂亦把小平車推到庭中，同院裏以及街鄰都看着生色，於是紛紛的議論，有的說，這是逃荒來的，有的說

這是投親未遇的，衆人的評議不表，且說致福因爲不甚方便，所以住宿在那朋友家裏，自從這天起，每天必到沙氏那裏看一看，買買東西，墊補用費，一眨眼的功夫，便是二十多天過去，沙氏亦已看明白了天津衛的況味，有時候亦自己倒個水買個東西，不過那種村婦的打扮再加着一團的野氣，很給所謂我們這天津人造了不少的笑話，這一天晚上，沙氏自己在屋中坐的很膩煩，便向屏兒道，屏兒屏兒，我現在囑咐你幾句話，你千萬可把他記住了，你要明白，咱們可是初次來到天津，一則人生地疏，二則天津的風俗習慣咱全摸不清，莫說是你們這小孩子，既便是我，亦不敢和人答訕一句話，恐怕的是一言不遇，得罪了人，弄賈了，咱是外鄉來的大老趕，那一位咱亦惹不起，最好每天在屋裏好好的哄着霞兒玩耍，屏兒聽了母親諄諄的囑教，祇是翻着眼皮的心領神會，霞兒亦在一旁叫道，媽媽，我不出去玩，我怕人拐了去，等我爹爹來了，你可教他給我買好東西吃，沙氏拍着霞兒的肩膀兒道，你爹爹來了，不祇給你買好東西，還給你做一件大花襖呢，等到起更時分，娘兒三個才一同睡下，兩個孩子無思無慮心血澎湃，所以在一聽下，便呼呼睡覺了，沙氏滿心裏的心思，肚裏的難過，所以睡亦睡不着，反來覆去，這般時候，恰是初秋，涼風習習，格外清爽，尤其是在這夜間，秋天的氣度更顯着深刻沙

氏既然睡不實在，一切的恨事全都湧上心頭，伸手給兩個孩子把被單子蓋好了，自己慢慢的坐了起來，一歪身倚在牆角上，用手掠了掠散亂的頭髮，抬頭看了看窗紙被那晶瑩的月光照得慘白，心說，這天兒一天比着一天的涼下去，莫說是棉衣服，這爽的都不准顧慮的上，老舅雖然一力的勸辦，然而亦顧不了這麼週全，再說老舅的來項亦沒有多少，倘若把他擠得沒有路子，不是更糟了嗎，雖然想着與人傭工，或是做點外活，無奈新來乍到亦沒有那種門徑，想到這裏看了看燈火，被門縫鑽進來的風吹得閃閃灼灼，聽了聽梆鏢的聲音打了三下，月兒向西偏去，於是窗櫺上現出了半面陰影，這段萬籟無聲的景象，越顯着蕭殺，不自覺的與霞兒小手相觸了一下，才知道霞兒的手冰冷冰冷，登時抓了過來，心想給他溫熱了，那又知道霞兒突然的說了句，爹呀，我們全上了車，你怎麼不走呢，沙氏乍然聽了這兩句，知道說的是臨往天津來守忠送到門外那時候的話，連忙推了兩下，霞兒仍自睡覺，沙氏又把燈端過來向霞兒的臉上照了照，祇是迷迷着兩個眼的睡，但那枕頭上，早已發現了許多的淚痕，又照了照屏兒亦是呼呼的睡，一探身把燈放下之後，由於霞兒這一番作弄，亦把沙氏思夫的心腸感動了，心說，這一恍二十多天的光景，亦不知道地賣了沒有，至今音信不來，一面想，一面那淚珠如同高山流水，

可惜這時候缺少一個七絃琴，不能和他彈過去與現在以及將來一切的悲哀的調子，直到五更天曉，而才收住了眼淚，等待兩個孩子起來，收拾妥當，正在與霞兒梳挽髮辮的時際，沙致福一推門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封寫好了的信，向沙氏道，這封信是寄到武清的，說着把信紙抽出來念道，

守忠殊丈大鑒，本月二十五日妥抵津門，住在河北邵家園子寶興里二號，所有一切日用費用，皆由兄墊補，請弟放心，至於地土之事，如今有無成效，亦頗惦念，請兄在見信後，急速將現狀如何寫信寄來以便放心，屏兒霞兒每天歡歡笑笑，亦勿庸掛念，惟是天氣漸涼，望弟多多慎重爲要專此 即頌

秋安

兄 沙致福寄自津門 七月十九日

沙氏聽完，立時命致福送去，致福忙抹身走出，閱者很可以把沙氏夜裏那一幕淚落衣濕的景象，與守忠在地裏汗溫土熱的情況對照的想一下，是否於夫婦之道，兒女之情，世間少有的一件罕事，正是，窮途便途無情匪，賢婦偏遇有志夫後文如何，且看下回，

第二回

大連西市場棧板輕敲送遭蔑視
天津馬鬼樓絃聲乍起俱獲佳評

且說致福去後，沙氏遂張羅早飯，所好有頭一天剩下的高糧面餅子，半碗雜面湯，伸手一摸腰裏，祇餘下兩大枚，遂又爲起難來，心說，老舅天天的墊補，昨天他就直說錢沒有了，今兒個還怎麼樣向他說呢，如果他回來多少給幾個還好，他不給，可怎麼辦呢，唉，兩眼一般黑，找誰去呢，沒有法子，還祇得向他慫皮賴臉的要，沙氏這種情形，真可說現出了窮人的本色，常言道，人貧志短馬瘦毛長，這話一點不差，沉了不大的時間，致福回來了，報告沙氏信已經寄去了，致福一抬頭，猛然間看見沙氏的兩個眼睛又紅又腫，忙問道，你夜裏又哭了吧，沙氏勉强的笑道，那裏哭啦，亦許是上一點兒火，致福道，這想必是你又難過了，沙氏道，老舅這可是錯想了，成天有老舅這樣的墊補，我難過的是那一門子呢，沙氏這種話，純粹是因爲致福這樣的謔管倘若在委委屈屈，恐怕致福不滿意，而才這個樣說的，心想雖然是一奶同胞的兄妹，論真的，可較比自己的丈夫差的遠着呢，致福心說，本來婦女們的心腸太窄，尤其是鄉村裏的婦女，更是不開通，亦惟有不問皂白再四的婉勸，但亦有時候說些個不關己的笑話，不過爲解一解沙氏的愁腸罷了，這且不提，且說守忠自從囑託沙致福把他母女三人送到了天津以後，便四下裏託人找主，無奈是一塊旱澇不收的地，再加着年月不佳，那裏會有花錢買當上呢，所

以左賣亦不成，右賣亦成不了，後來，當村有一個姓于的叫做于金銘給找了個買主，叫做劉老歪，素性奮刻，拿一文錢當銅盆，並且，還專收買地土，于金銘爲了幾個謝禮，便把老歪找來，與守忠介紹了，老歪一看守忠的情形，簡直是等錢下爐一問價，守忠一想，共五畝地，要上三十塊錢不算多，所以把要價說了，那知老歪瞪了瞪眼，伸了伸舌頭，說道，就憑你那糟亂的地要三十塊錢麼；我亦不少給，三塊錢，要賣當時就解決，回頭我就不要了，守忠連道，不行不行，最好你不要了吧，一面說一面想人要落到這一步，喝口冷水亦塞牙，他媽的，簡直是拿我囉唆，于金銘一看沒有辦法，又知道老歪素常的脾氣，所以作爲罷論，最後，又有一個買主，規規矩矩的給了二十五塊錢，守忠方才委屈求全的把地賣了，手續辦理妥當，守忠決定是轉天動身，在這個時候，突然接到天津寄去的信，從頭至尾看過了，因爲轉天就動身，亦沒有理會，倒很安穩的睡了一夜，天明以後，把零星物件包了一包裹又把房子鎖了，託了近鄰照管，而才動身，到了天津正是燈光乍放的時際，找着了邵家園子，借着電燈的光綫把信掏出來看了看，而又找着了寶興里，無奈黑暗異常，找的功夫很久，亦找不出二號來，幸虧沙氏出來買東西，才互相的遇見，索興沙氏的東西亦不買了，急忙領進家內，守忠進了屋內，兩個孩子金喜悅

異常，這個說，爹呀，我越想越不來，那個說，你給我買好東西啦嗎，守忠漫作不理的，向沙氏問道，你們吃飯了嗎，這裏有錢買去，沙氏聽他有錢，心說，他一定把地賣了出去，便道，飯是吃完了，可是把地賣了多少錢呢，守忠洗過了臉，又買了些東西吃，才慢慢的答道，把地賣了二十五塊錢，我一個錢亦沒有花，我的打算，一半錢償還老舅，一半錢作一個小買賣，沙氏道，很好很好，不過咱是初來乍到，不明白此地的風俗，你說作一種什麼小買賣好，豈不亦是一個難題嗎，守忠道，莫怪人說老娘們不開通，你尤其更是一個死軸子，這種事一同老舅計議，豈不就有了相當的辦法嗎，沙氏恍然大悟，夫婦繼續談些分別以後的話，而才安睡，第二天的下午，致福到了沙家，推門一看守忠來了，不由一楞，心說信去了沒有幾天，居然隨着來到，想必是地沒賣出，這個我先問一問，所以向守忠道，人既然來了，地可是賣出了嗎，守忠讓了坐笑道，那裏話來，我不辦理妥當決不能來，致福又問道，那裏賣了多少錢呢，守忠道，錢賣的可不算少，不過我正在爲着難呢，致福微笑道，如今既然有了錢，又爲的是那一項難呢，守忠經他一問，才把自己的打算說出，致福道，那很不必，你最好用一半錢作小買賣，一半錢作家中的墊辦生活費，倘若我一接受，你准保這買賣就能立竿見影嗎，到那時節我再

藝出，豈不枉費週折嗎，關於這一節，祇好是你向後掙了錢再給我，碰巧我還多花呢，沙氏插嘴道，老舅既然這麼說，那麼你就依實吧，可是你得急速與老舅研究研究幹什麼小買賣好，不及說完致福便答道，依我之計，現在離八月節很近，你就在胡同以外擺上一個鮮貨攤子，倒是一種投機事業，守忠笑道，這個法子很好，准能看利，致福道，我還囑附你一個最妙的辦法，千萬可別多弄，估量着這種年月來，方纔你一說，那就聽出你是一個沒作過買賣的話，不能說准能看利，反正我們安心作，不掙錢，那我們亦算是盡人事而聽天命了，最後致福又把往何處去買貨，這買賣怎麼樣做法，說個詳細，守忠便亦當作一片金石的去辦，二人又談些關於前途的話，致福便告辭而去，守忠從轉天起，依照致福所說的去辦，就這樣子，一恍四年下去，霞兒業已八歲，對於人事亦漸漸的瞭解了，雖然還是脫不掉天真的態度，形勢上，亦較比方一到了天津強了許多，面貌上亦不同當年那樣的黑，口音亦稍有轉變了，頭上梳了兩個髮辮，前髮還要齊眉，後髮還要蓋頂，別看骨肉削瘦，然而很流露出來一番媚氣，當年要看他的形像，亦就看他現在所唱食女淚的芸娘，就能了解了，他彼時是這個樣子，守忠的買賣亦很暢旺，所好日積月累存下幾個錢，這時候，便有人與屏兒提親，並沒有費三言兩語，就真成就

了，所嫁的還是一個同鄉，名叫趙永慶，至於結婚時節的一切瑣碎，因為與本書宗旨無關，所以作者在筆下脫一脫懶不必細表，且說守忠，有一天掙的錢很多，竟會超過日常數目的兩倍，心說，今兒個可是破天荒，亦許是太陽從西面出來的，心中這麼一高興，所以早早的收了攤子，急忙吃過晚飯，換上了新做的青竹布夾褲襖，所好在八月中旬，亦覺不出涼來，興致勃勃的走出家門，緩緩的向河南而來，一面走，一面唱着小曲，唱來唱去，便把聽唱的念頭勾起，逐漸走進了繁華市上，再看見五色燦爛的電燈，心中尤其是暢快，心說，莫怪小孩子們唱着的歌謠是。

天津衛，好熱鬧，你喊我嚷好似鍋裏的螞蟻叫，白牌電車圍城跑，雜牌的電車租界繞，白天好，人仰馬翻不得了，黑天好，五色的電燈放光豪。……

守忠一想果然不差，便亦哼起這種通俗的歌謠，走到一家規模很小的雜耍園子門首，亦不看黑板看紅報，居然不客氣的大着脚步走進去，茶役給找好了坐位，沏了水，一面喝着，一面神不守舍的四下裏看，心說，家裏雖然亦有園子，連這一角的闊全跟不上，闊者；不要恥笑他沒有見過大局面，還得要原諒他是久居鄉下初次進了天津的遊藝場所，且說守忠聽了幾段二簧，看了幾次戲法，臨到末場，他但見場面一換，從裏走出一個十七

八的大姑娘來，這時候，台下一齊鼓掌歡迎，那姑娘很沉重的走到台前，把眼皮向下一壓，却好似把大眾所歡迎的情形只有意會而不言宣，至於抬起頭來所說的是什麼，因為鼓掌的聲音還沒有退，所以守忠一句也沒有聽清楚，心說，看這派頭這姑娘的玩藝一定不錯，當即側耳細聽，原來那姑娘所唱的是遼寧大鼓，守忠雖然聽不清字眼，然而對於他的腔調很是贊成，於是亦有時候乘着大眾鼓掌的時候，他亦狠勁的拍兩下，及至散場歸家，守忠的印象仍未除掉，所以一連四五天去聽，最苦不知道那姑娘叫什麼名字亦不知道他所唱的是什麼玩藝，心裏總是想着我倘若很僥倖的與他會了面，必要向他談談話，並且還要問問他唱的是什麼大鼓，從那兒學來的，因為什麼那樣的受人熱烈歡迎，於是東詢西問，然亦詢問不出一些頭腦來，幸虧有一天散了晚場：走在中途，有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在守忠身後自言自語道，玩藝是真好，莫怪人們起哄呢，守忠一聽了這很表同情的話，便慢走了兩步，與老頭兒平行着，很鹵莽的向老頭兒問道，老大爺，您老贊成他好，可是那兒好呢，那老頭看了看他，順了順鬍鬚，心說，這個人好奇怪，問人不怕問，語意似乎找碴來的，所以很橫的答道，那兒好，字正腔圓就是好，守忠又問道，他爲什麼唱的字正腔圓呢，那老頭瞪了瞪眼道，你這個人太難啦，問一句就完了，何必刨根問底呢

，莫非說你有什麼心思不成嗎，守忠笑道，老大爺這話說對了，我的心思却有，不過這心思不能說，那老頭兒又撩起眼皮看了看守忠把嘴一撇冷笑道，嘿，你要與人家接近嗎，別妄想了，就憑你這腦刻，你這口條，任你說上一萬聲我愛你，人家朱老板祇答上一句我不愛你呢，老弟，老弟，我說話可是太冷，但亦不是小看你，就是這種穀米高貴的年頭，留神棒子麵吧，守忠聽到這裏，笑道，老大爺是錯會意了，我的心思老大爺並沒有猜對，不待這話說完，豈料那老頭兒拐進了胡同，祇向守忠氣狠狠說了一句，朋友，我不是你自家的妹子，那裏能與你去唱坐宮的四爺呢，守忠方要答話，老頭兒業已走遠了，心說，這老頭子太可惡，罵人不吐核，打他吧，他那般年歲，不打他吧，就得吃一個壓叭齶，常言道吃齶的常在，轉而一想那老頭子說的好地方是字正腔圓，並且說他姓朱，祇可惜沒有問出他唱的是什麼大鼓，是在什麼地方學的藝，他唱了有多少年，現在每天能掙多少錢，最後一想這件事很好辦，架不住功夫長，准能明白底細了，閱者看到這裏，必定亦要如同那老者一樣的說法，更要加上兩句窮心未退，色心又起，究竟守忠並不是迷戀那個唱遼寧大鼓的姑娘，那老者是錯會意了，然而守忠那樣的探詢，實在是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所謂的用意，便是在第一天往那裏聽玩藝，就十分注意，萬般羨

劉翠霞秘史 第二回

慕，後來再看那種派頭，那種的受人歡迎，心中便料到這個姑娘掙的錢當然亦不在少處了，由於金錢而就顧念到生活上，心說倘若亦教霞兒學去，一旦唱紅了，亦與姓朱的相爭上下，豈不是大注子的掙洋錢嗎，所好霞兒又伶俐，將來不難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守忠既然有這一份存心，當然見人就打聽那姓朱的學的是什麼大鼓，逢人便問那兒有教大鼓的，所好，事有恰巧，這一天致福由大連來了一位朋友，姓何人稱做何丑子，是一個專門教授遼寧大鼓的，在大連一帶很有名望，兩人會見之下，致福因為讓在朋友家中很覺不便，於是便讓到守忠家裏，與守忠介紹過了，守忠謙遜入坐，便問道，閣下那一行發財，何丑子笑道，兄弟是憑嘴吃飯，賴手穿衣，守忠道，是說評書，何丑子道，不是，守忠道，是變戲法，何丑子道，亦不是，守忠大笑道，那麼是那一行呢，何丑子道，亦就是教授個大鼓兒，隨隨絃而已，守忠乍一聽了大鼓兩字，便注了意，又問道，閣下既然是鼓界高材，那麼唱大鼓的差不多都認識了，何丑子道，不敢說全認識，反正是有點名望的兄弟便知道底細，守忠道，這很好了，我先向閣下問一個人呢，閣下可會知道，天津有一個叫朱……不待守忠說完，何丑子便把此人的像貌與體材說了一番，守忠拍着巴掌連道不錯不錯，何丑子咳了一聲道，他是唱遼寧大鼓的，他是閣起順的門徒，守忠道

那慶閣下的大鼓是什麼名稱呢，何丑子道，亦是遊學，守忠心裏打了一轉點了點頭兒，轉過臉向致福道，我從前些日子，就打算教霞兒學個玩藝，亦教他學這種大鼓，我看倒能行，致福道，何老兄所收的門徒計算起來足有三四十了，並不是當面捧人，就憑何老兄這種玩藝，真是另有一種秘訣，凡是他的門徒沒有名望的是很少，何丑子笑道，這是高抬了，接說咱這玩藝雖然俗中又俗，不過是別創一派，致福向何丑子道，我們妹丈既然有這份打算，那慶就作為我的介紹，何丑子道，那一來，我是求之不得的，不過，我這一半天就回大連去，沒有多大時間，最好再來的時節再為實行，守忠暗想，他這一半天走，再來不知是什麼時候，真若即時行事，於是把霞兒叫了過來，手指着何丑子向霞兒道，快磕頭，這就是你的師傅，霞兒用兩手把髮辮一抓，瞪起兩隻炯明的眼睛，用牙咬着下嘴唇兒問道，什麼師傅，守忠道，教給你大鼓的師傅，霞兒登時把粉臉兒一紅道，呦，唱大鼓的還有什麼好人嗎，我們可不學，說着便走開了，守忠一看這種情形，暗想，沒有想到，費了多少日子的苦心，好容易遇着這麼一個好機會，結果，竟被這孩子窩了個對頭灣，於是把臉兒一沉，致福一看不可開交，遂向霞兒道，你學吧，又玩又唱多沒好咧，霞兒亦看出來守忠不滿意，老舅又這樣兒說，便道，問我媽媽吧，我媽媽教我學我就學

，守忠乘這當兒看了沙氏一眼，沙氏道，只要別打別罵，就叫孩子學去，致福啞了兩聲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霞兒你就拜師吧，沙氏推着霞兒道，去吧，霞兒當即與何丑子磕了拜師頭，何丑子心中喜悅非常，笑向守忠道，並不是奉承老哥你，你這孩子將來准有成名的一天，致福道，那就在你的教法了，何丑子道，既然如此，我與守忠更有進一步的交情了，所以，如今我要打開窗戶說句亮話，敬問守忠老哥准能把指霞兒做齋吃飯的心拿准了嗎，守忠笑道，那裏話來，行行出狀元，倘若喂好了，我那攤就不攤了，何丑子道，既然是這個樣子，莫若馬上不攤亦行，我現在同着致福說句大話，只要把霞兒交給我，准保不久就能成功，方才我所問你老哥心下堅決不堅決，就是打算這一半天隨我一同到大連去，大連的地面較比這兒還活動，差不多天津都往那兒找飯吃，再說這種大鼓在那兒亦正在風盛時候，出了師，在那兒唱唱看，如其不行，再返天津，你看怎麼樣，守忠聽了他這一番話心中又自猶疑不決，致福一想，守忠沒有簡爽的答覆，必定是他放心不下，所以插了嘴道，何師傅這種辦法很好，再說人挪活樹挪死，只要守忠認可了，我亦隨着走上一番，守忠既得着倚靠，遂向沙氏問道，你的意下如何，沙氏道，去就去，守忠反又向何丑子問道，那麼打算明天走還是後天走呢，何丑子道，我打

宣明天走的，這一來，你亦得清理清理家中的事，咱就後天一早走，定訂妥當，當天守忠很誠懇留何丑子吃飯，兩人是興致勃勃，簡爽說，到了後天一早起身，所好守忠自己有一些積蓄能將就買輪船票，且說到了大連以後，住在何丑子一快兒，從此霞兒便與何丑子學下藝去，一恍三個月的光景，何丑子教法亦認真，霞兒亦聰敏便學會了十幾段，守忠一看能將就上台，並又託人荐妥西市場，命霞兒登台獻藝，何丑子必須要一同到園子隨絃去，頭一天，霞兒一得着上台的信息，心裏便撲通撲通的跳，那種情形，就好像新娘子在洞房裏新郎突把門關了的樣子，但自己亦明白在這時候，如要拘束不上台，就有挨打的希望了，沒有法子，只好紅着面皮，渾身打着戰草草的唱完了，跑向後台去，他那身上，而才如同方才被繩子捆得很緊的，現在被鬆開了一樣，第二天，就較比頭天差着許多，雖然是有些毛病，無論是顧客或是何丑子亦要從旁原諒他的年歲太小，三四天上，便放肆多了，本來，做藝的早有兩句明言在，即是要臉就是不要臉，不要臉反是要臉，且說何丑子一聽他上台的玩藝兒，腔調上還是軟，於是日夜的加緊教習，雖然有鈍笨的地方，然而有致福與守忠二人關照，亦惟有多費些唇舌罷了，霞兒在西市場唱了半個多月，每天所掙的錢亦居然將就糊口，守忠與沙氏便很知足，沙氏以爲現在指着孩子吃

飯，所以對於霞兒更加上十分的愛護，誰又知小孩子怕寵，沙氏這一信意，霞兒竟於無形中驕傲起來，關於修飾上舉動上，亦學得成爲舊有的一派，有時候在後台亦和人們打打鬧鬧，所好是他的年歲很小，大衆都當作小孩看待，倘若在十七八歲，說不定要有怎麼樣的風流，怎麼樣的浪漫了，亦會因爲那個地方，梳着兩個髮辮的很少，況且又不時興，再說又透出了孩子氣，所以他便把兩股兒頭髮合成一股，梳了一個很寬很大的辮子，亦居然學會了擦得雪白的臉蛋，塗得通紅的嘴唇，擠擠眉，掐掐眼，慌跑慌顛，他既然染成了這種習慣，沙氏可就有些看不下去；一天下了早場，瘋瘋扯扯的回到家中，一迎頭兒，沙氏便痛責道，瘋丫頭，越學越壞了，你瞧瞧你還像個人樣子嗎，你拿個鏡子自己照照，下霜的臉，吃了死人的嘴唇，你看順眼嗎，霞兒道，您哪亦太已的少兒多怪了，看人家白月仙，劉小順，還有我們五姐姐，那一個不是這個樣子，可是他們歲數都大，那麼我歲數小就不是人嗎，亦行，祇要不讓我幹這個，我就不這個樣子，說完把小嘴兒一撇，沙氏一看倒沒有辦法了，於此可見，這年頭兒凡是經濟能夠獨立的女子，就能有自由的權利，再深一步說，由於自由上，便很容易創出名姓兒來，做藝的女子，已經成名的，那一個不是由自由上所創造出來的，閑言休叙，却說霞兒自此爲始，不祇是修飾

入時，尤其要三二羣一夥的逛逛街，什麼閒串門，更是一種常事，這時候，大凡該地的雜耍園子，不知道霞兒的是很少很少，因為名兒出去，舉止風流，難免要有一兩個人注了意，所以每天早晚兩場盡力的捧場，霞兒每一上場見了那種情勢，更是大模大樣，端起小架子來，自己亦會心說，足見我的藝術好了，不然的話，一上場便受這熱烈的歡迎嗎，霞兒這一片自驕自傲不提，却說守忠眼巴巴的盼得霞兒有個小名望，心願而才算足，但是，仍不斷的口託何師傅，以求深造，豈知霞兒畢竟是個小孩子，凡事不留餘地，自己以為是足能行了，那知從能行上竟而漸漸的開了倒車，所以沒有一個月，藝術不但沒有進步，而聲氣亦不見強，再加着是隆冬時候，北風怒號滴水成冰，亦正是遊藝場所的青月，便日漸敗落下去，然而霞兒到這般時候，自己亦明白所受打擊的緣因，並且亦風聞五次三番的沒有好評議，心中亦很追悔，到了家中對於父母，亦有些慚愧，無奈，時勢所造就了，真亦沒有挽回的餘地，直至西市場封了台面，守忠的心裏，亦不願意霞兒再唱了，何丑子呢，亦落了一個一塌糊塗，心中好不懊喪，心說，自從在天津收了霞兒這個門徒，却以為有十足的把握，不想他竟脫不掉孩氣，貪玩的心盛，以致於前進無能，後退有力，按說該打該鬧，無奈守忠致福的情面所關，不能甚於發燥，認真

的，打上兩回，亦就不敢這個樣子了，話又說回來了，雖家的兒女誰不疼愛，何況又指着他吃喝呢，稍微心軟一些的父母，就好像在他們手裏有短處了，事到如今，自己不能落個清白不分，而損失了名譽，想了好久，而才想起這件事非得這樣的辦，既然得罪不了朋友，而又能保存了名譽，主意拿定所以在晚間，把爐火生得旺旺的，打了些好酒買了些好菜，把致福請了來，致福道，你今天這麼高興，許是有點喜事吧，何丑子一面燙着酒，一面把眉頭子一皺答道，按說亦是喜事，既有喜頭，亦當然要有喜尾，致福一看他的神色，再聽他說了這種含沙射影的話，心說，這其中必有緣故，不是守忠得罪了他，便是霞兒教他生了氣，遂急道，何老兄你這話竟說在無用之地，我本是直性人，索興你簡爽的說，萬別拐彎抹角了，何丑子嘆了口氣道，自以為在天津收了霞兒這門徒，到大連苦修苦練，恨不把一腔心血都犧牲了，所以才破着胆子說大話，無論如何，亦要教他成名，直接着算對的起老弟你，間接着，亦就是對的起守忠了，不料想這孩子不給我作臉，弄得你們二位亦失望不小，在一學的時候還好，後來一登台，便要起孩子脾氣來了，看旁人怎樣的穿章打扮，他亦怎麼樣的打扮，看人家怎麼樣的不規矩，他亦破格的去行，究起真來，於實際上全沒有補助，然而這件事的結局還是怨我，怨我的教法不良，而

落到這般現像，不過爲什麼怨我，這裏面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呢，致福聽了這一番話，想起守忠的起意，霞兒的淘氣，真亦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答法，沉了半晌才緩緩的答道，霞兒這孩子，自幼兒便是嬌生慣養，再加着常言所道，近朱者赤，近黑者黑，所以才造成了現在這種情勢，依我之計，乘着這些天，暫且把他的性情規矩一下，轉過年去繼續再學，你看怎麼樣，何丑子摸了摸酒已熱了，喝了一口道，你這種辦法雖然不錯，不過到轉年他仍然是那個樣子，那麼一來，可又有什麼辦法呢，致福道，如果是率由舊章，我自然有一種解決的辦法，何丑子從方才所套攏的便是由致福自己口中說出担負責任的話，遂道，那麼再看一步吧，可有一節，你千萬可要把今天咱弟兄這些話，完全要送到守忠的耳裏去，以便明白事實的真相與兄弟我的苦衷，致福笑道，那是當然，說着站起身來，告辭而去，馬上到了劉守忠那裏，把何丑子那一番話合盤托出，守忠暗想，霞兒是那種情形不能怪罪何丑子有這一次的交待，真要是因爲這個打他一頓，罵他一頓，於自己心中亦要有一些慚愧，關於這一節，還是得向老舅討論，於是向致福道，事到如今，你可有什麼法子嗎，致福道，我的法子是有，便是再看他一次，如果仍然是不堪造就，那麼先教他休息休息，或者大兩歲再學，或者改絃更張，算是你沒有指着兒女做藝吃飯的命

，那麼一來，你在此地亦耗費不起，還是往天津，找飯吃去，守忠在這口無吹灰之力的時候，事事亦惟有依着致福的法子去辦，答道：亦惟有那個樣子，却說致福早已把把霞兒看得入了骨髓，暗中斷定了不易成全，所以才想出來這種攬責而又卸責的辦法，一眨眼，便到了轉年的新正，何丑子又精心的教練一陣子，無奈還是不行，這一會可無計可施，只有以致福的方法去辦，致福在這時節，亦把個人的打算向何丑子說了，三面言明以後，各自認爲懷喪，簡斷說，最後守忠約請何丑子聚會一次，而才實行致福的方法閣家又避回了天津，住在了天安里後身，守忠一統算這一次的損失，亦不過是來回輪船的要資而已，到了天津不到半個月，霞兒的性情亦和順了，舉動亦規矩了，竟會與在大連的時候天地相隔，這麼一天，晚飯初罷，在燈光之下夫婦便叙起了家常，沙氏向守忠道，你看霞兒不亦太奇怪了，自從返回了天津，就這樣老實了，依我看，你赶快死了心吧，說句迷信的話，簡直不該吃那一行飯，你還是該着幹什麼去幹什麼吧，只當作沒有這一節事，守忠長嘆了一聲轉變成了一種苦笑，道：唉，咱這運氣就這樣的不通嗎，真是，喝口涼水亦要塞牙的，所好老天爺還能餓死了沒有眼的家雀嗎，沙氏道，怨誰呢，我看全是怨你你要好好的擺着鮮貨攤子，那裏會有這種事情呢，守忠連道，怨我怨我，怨我多此一舉，吵

說到了二更才一齊安睡不提，却說這天安里後地方，便如同現在慶雲後一樣，所有住戶，十九是吃着梨園行的飯，單說守忠對門居住着一個姓張的叫張柏齡，年約三十上下，人極老練，他是專門教授評戲出身，自從開平暢與此戲以來，他就得到此中的秘訣，所收的門徒，亦有四五十人，有一天他在屋中拉起了絃兒來，教給一個徒弟唱花爲媒，霞兒聽了那種腔調覺着生色，所以去到張柏齡屋中且看且聽，張柏齡認識他是對門劉家的孩子，亦不理會，日子一長，每逢他那屋唱，霞兒便去聽，聽來聽去，霞兒學會了一齣之中的一半段，亦有時候自己在屋唱着玩，恰巧被柏齡在門外聽着了一次，所聽的正是杜十娘裏的一句，莫非說，在外邊，得罪了朋友，他心說，腔調兒真不壞，嗓音也很好，不過還有缺欠的地方，倘若再仔細的教他一番，准能唱得好處，轉而一想，這孩子亦真伶俐，聞風抄氣亦居然學會了，那麼亦許是人家有師傅，又一轉想不對，縱然是有師傅亦不能與我這行腔走調一樣，最後，想起了一個法子，明天他再來了，問問他，便知分曉了，霞兒自己唱着玩，亦並不知道張柏齡對於他注了意，所以到轉天仍然是到張柏齡屋內去聽，霞兒過去，絃落聲收，柏齡便向霞兒問道，你會唱嗎，霞兒道，會唱，柏齡道，你會唱那一段呢，霞兒道，我會唱杜十娘，花爲媒，花魁從良，全會唱，張柏齡笑道，那麼

我拉着你唱一段杜十娘，霞兒道，可有一節我可就會唱一節，栢齡一看他這情形居然不拘束又不客氣，心說這孩子真有勇氣，於是把絃兒拉起，霞兒唱了一段杜十娘，栢齡一聽，真比他所教的門徒還強，遂問道，你的師傅是那一位，姓什麼，霞兒道，我的師傅不在此地住，他在大連住，他名叫何丑子，栢齡笑道，噫，原來是何丑子，他不會評戲呀，霞兒用手帕捂着嘴兒笑道，他不會評戲，我跟他學的是遼寧大鼓，栢齡道你在什麼地方唱過，霞兒道，在大連西市場，栢齡道，因為什麼不唱了呢，霞兒經這一問，立時把臉兒紅了紅道，因為他不好生教給我，所以才不唱的呢，栢齡道，那麼你還打算學嗎，霞兒道，是大鼓嗎，栢齡道，不是大鼓，是評戲，霞兒道，大鼓我可不學了，怪傷心的，評戲麼，我可是樂意學，但不知我父親與我老舅樂意不樂意，只要他們一樂意我才學呢，栢齡一想，他唱的又不錯，可惜沒有師傅，倘再收他這個門徒，將來非大紅大紫，豈不是一學兩得嗎，便又向霞兒道，你如果樂意學，今天回去馬上就跟你父親商議商議，認可了，算我收你這個徒弟，不認可便作罷論，霞兒正要答話，一抬頭，看見沙氏在玻璃窗外站着，立刻跑了出去，原來是沙氏找他吃飯了，母女一同到了屋中，沙氏向霞兒問道，你這丫頭真不知自愛，又把在大連東家走，西家串的毛病使出來了，霞兒把圓眼

一腔怒道，什麼毛病不毛病，爽快說，我要學評戲，沙氏道，你說說評戲是什麼，霞兒道，蹦蹦就是評戲，沙氏道，得了，收起你那份吧，大鼓唱不好，又學蹦蹦啦，蹦蹦唱不好呢，再學二簧，二簧學不好，再學梆子，讓你全學過來，格不住全唱不好，亦是枉然，守忠在旁插嘴道，按說蹦蹦可是一種時興的玩藝兒，倒可以學，不過霞兒這孩子的性情不好，倘若再使出在大連那一派來，豈不是又白染一水，霞兒道，如果你們樂意教我學，我就把在大連的習氣改過了，老老實實的學，好好的登台演唱，你們要認可，我就把對門住的張大伯請來，你們和他談談，省得他亦總恨不收我這個門徒，守忠道，你所說的話當真嗎，霞兒道，當真不當真的放在一旁，倘若這一次再學不好，往後任什麼亦不學了，守忠道，既然是這個樣子，明天你就把那位張先生請來我們談一談，霞兒一聽有了活口兒，心中認爲滿意，吃完了飯，亦不請示請示，自己主張着即時把張栢齡請到家中，守忠見面之下，叙罷客套，便向霞兒在大連種種經過說了，張栢齡亦把愛惜霞兒起原說了一番，越談越入味，直至天晚方散，簡斷掃說，從此霞兒又算拜了張栢齡爲師專學平戲，所好霞兒有底子，不多日子，便學會了好些齣，例如高成借嫂，敗子回頭花爲媒等等，俱已純熟，後又經人介紹在法租界馬鬼樓登了台，張栢齡亦會與他起了一個藝名，叫做劉翠

霞，彼時因爲新學乍練，尙且看不出一些眉目，所以與東方亮，黃翠芳等做爲一個配角，行頭呢，既然家中很困難，無法置辦，便四處央求同行中人借着穿，所好翠霞亦能將就，戲份的數目，每天不過掙一二百枚，還不足家中的日用費，守忠見他這種情形，早出晚歸，不遺餘力的學，心中頗爲喜悅，沙氏這次亦要破些功夫隨來隨去不提，且說常在馬鬼樓顧曲的人們，乍然的看見又來了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做派不但很好，唱的亦不錯，內中便有些位對於他注了意，竟把捧黃翠芳的心完全移到翠霞身兒上，後來當翠霞每一登場，必要博得一陣聽頭兒好，再說翠霞亦真討人們歡心，居然在台上大賣風味，有一天下了早場，隨着沙氏回到家中，章草的吃過了飯，翠霞忽然想起了晚場是花爲媒，自己扮飾了環，早已便把戲中的對白念了一過，並且又預備下許多獨出心裁的句子，略微的修飾修飾，已經到了時間，遂隨同沙氏去到園中，在後台緊忙扮裝，他這一扮，真較比真丫環還俏媚十分，在場上，雖然是身材矮，台步可是非常的風流，並且還要個人的身分上賣出了十分的春味，本來，好看評戲的人們，一半是看劇情，聽腔調，一半是看那一派浪漫神情，與其形容上的逼真，看來亦與現在看小說的人們心理相同，內容倘把苟且的作爲描摹逼真，便能受人歡迎，文字雖然精悍而缺少香艷的春味，便被入棄如

徹歷，說來這種世態可悲，而如此的人情亦未嘗不爲可嘆，按說翠霞那一派舉動，純粹是在場上不得已的作弄，而顧客們的心理，便認爲翠霞是大賣風騷，有的說，劉翠霞太壞了，有的說這個小孩子將來真不知壞到那種地步，但是，口頭上却不是這樣的講法，便哄傳翠霞唱的好，翠霞做的好，轟傳起來，園中成班的亦注了意，倘若翠霞有一天不出來，那成班的便抓耳撓腮，三番五次的派人去催，這一天因爲翠霞受了一點風，頭暈目眩，四肢無力，於是請了病假，可以歡迎翠霞的人們，率皆乘興而去，結果是敗興而返，內中真有迷住一竅的，煞費苦心去詢問翠霞的住所，意思是那不赴湯投火亦要見上一面，於此可見翠霞對於藝術上吸誘力如何了，却說沙致福自從得到了翠霞又拜張相齡爲師學了評戲在馬鬼樓登了台一切的消息，心說，這孩子又唱上評戲，勢必還要裁第二個觔斗，後來一聽，對於他的批評很好，雖然不是開門紅，亦可說是少有的一件事，登時又把翠霞重看了，現在既然得着了翠霞如此的信息，當然要上劉家走上一遭，方一進得劉家的門首，便聽見屋中大喊大鬧起來，進門以後，祇見翠霞斜臥床上，見致福進門，意思上是要起來，無奈掙扎無力，亦惟有以一笑代表了歡迎的意思，守忠那裏提眉吊眼怒氣勃勃，向翠霞問道，你說你到底是怎麼當事，說了實話，萬事皆休，吾則我自

有對待的法子，再一看翠霞那兒，粉臉嬌羞淚珠兒流了滿面，致禍暗想，守忠素常的脾氣很好，不過上實不得已的事他決不發燥，這個我先問一問是怎麼當事，再作主張，想罷便向守忠問道，這又是因為什麼，生這麼大的氣，你可要知道，翠霞可是個病身子，倘若病上加病，長久登不了台，亦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呢，守忠仍然是理直氣壯的說道，登不了台更好，省得作些丟臉的事，致禍追問道，那麼他是在外邊有不規距的地方嗎，那不要有他母親來回看着嗎，再說他才十幾歲，能作出有什麼不體面的事呢，沙氏道，別提了，還說我監視不嚴呢，守忠道，十幾歲，架不住人小心大，說着從腰裏掏出一件東西來向致禍拋去，怒道，你看，你看，致禍乍一看然亦怒氣沖沖，兩手發酸，正是，家庭中得忍困時且忍困，歌場上不風流處亦風流，欲知詳情，且看下文

第三回

嬌肢弱質薄命女突遭小恙
月暗燈昏盒色兒苦費深思

且說致禍乍而一看，是一張當天的報紙，上面印就的劉翠霞三個字，他說，這一登報，必沒有什麼好事，所以才亦與守忠深表同情，及至仔細一看下文，反又把萬丈的怒火沉壓下去，原來上面刊登的是，

——劉翠霞色藝超群——

余嗜評戲久矣，尤善追討斯藝真意味，曾聆黃翠芳等之劇藝，音調雖佳，而做法跡近騷蕩，且形容逼真，以致遭人輕視，似美中之不足耳，自劉伶登台獻藝以來，余業已深得其妙味，技藝既較黃翠芳等高尙，而做風既符劇情之浪漫，形勢上則毫不苟且，惟惜劉伶之與賴漢牽馬墜籠，亦一憾事耳，倘劉伶乘彼等之失掉評戲本色時，而勇猛前進，加緊研習，不難一躍而爲該樓之泰斗矣。

致福看完，又注意到投稿者的姓名，原來是沽上評劇客，這當兒才把滿面怒顏轉變成一副笑臉的連向守忠道，你是誤會了，你是誤會了，這上面所登的文字，純粹是捧翠霞的，如果天天的這樣登上一段，相信不消三年，翠霞就能大見起色，准有拿二三十塊的，希望，你可不明白，報紙的宣傳力大了，再說這張報並不是一個人看呢，致福解釋完了，復又把那一段從頭至尾細細念了一遍，並且還代理講解，守忠聽完而才把氣兒消下去，眼看着翠霞，臉上似乎還代出了十分愧色，却說翠霞自從被守忠申斥了那一番，竟而閉口無言，心中暗想，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這又不定是那一個人冤家編造磨的登了報，按說我們幹這種營業，犧牲色相，到台上鬪得人們一樂，就算很

下賤了，甚至亦就如同下了十八層地獄，他們還偏踏上三脚，可是不知道這種人將來有怎麼一種結果，莫怪前些天，黃大姐說又給翠霞登了報了，原來是登的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報，多麼缺德，話又說回來了，倘若他們家出一個唱戲的，未必是這個樣子吧，想到這裏，反倒增加了十分的難過，那淚珠兒潛潛，亦就如同湧泉般的流下，兀自抽抽噎噎亦不敢大聲大氣，後來一聽致福所念的與其所講解的，而才明白是捧自己的，心說，老挨刀的，斗大的字認識不了二升，還這個那個的，倘若老舅這時候不來，解了這個圍，想不定還要打我呢，究其實，我是不那麼做，倘若真在外邊作下不規矩的事，你亦連一些影子亦不知道，再說既然破着致命的非教聞女幹這個，就得豁出一面去，就不必這樣的是非非了，思前想後，心裏起發的紊亂，四肢上感覺着一陣麻木，便如同死也一般睡去，沙氏見狀，亦沒有可發言的地方，到了轉天，翠霞的病益加重，面上的顏色竟而變成枯黃色，眼泡兒亦腫得很高，蓬鬆着頭髮，現出了很令人驚懼的病狀，氣力遂亦短促了許多，沙氏問道，你今天心裏覺着怎麼樣，翠霞慢慢的把眼皮向上翻了兩翻答道，就是心裏不好受，沙氏把被子與他蓋了蓋道，你這孩子，亦是想不開，你不須任他說上千言萬語，給他個滿沒聽提，孩子你不明白，這是在你小的時候，就望風撲影的來個下

馬威，恐怕你長大了亦跟他們學，他亦不想想，世上無難事，就怕心一專，要專心那麼做，管亦是管不了，要是不那麼做，你教那麼做亦不行，沙氏這幾句話，倒說到了翠霞心窩的深處，翠霞遂把頭髮向後順了順，面上略微的帶出了絲絲的笑意，沙氏乘這時候問了句你吃東西不吃，給你做點面湯好不好，翠霞把頭兒搖了搖頭，不用費那種事我一點亦吃不下去，沙氏道，那麼給你請位醫生看看，吃兩付藥或者就許好了的，翠霞沉了一沉把眼皮向下一垂道，不用請醫生，架不住多歇兩天就好了，請醫生咱家又沒有那項餘錢，再說這些日子又少進多花，半個月亦補不上這些虧空，咱又不是像人家心腸那麼活動，多招些個野漢子，錢就來得很容易，咱這規矩規矩的，進項就差了許多，唉，這種笑貧不笑娼的年頭，真是恨人呢，沙氏道，你好好的養你的病，不必憂慮那個，只要咱對於玩藝上要好好的努力，唱好了，較比他們那丟人現眼睜的還多，你看人家李金順，如今趁多大份，你要是等到那個樣子，媽媽不亦跟你享福啦嗎，翠霞方要答話，不料馬鬼樓來了一位探病的，當即讓進屋去，經守忠把翠霞的病狀報告了，那人把牙花啄了啄，倒吸了一口涼氣道，您哪不知道，自從劉老板患病的那一天，園子裏座竟掉了十分之三，可有一節，這個話千萬要守秘密，倘若教成事的們聽見了，必要說我吃裏爬

外架着砲向裏打，守忠道，縱然你不這般說，形勢上亦是看的出來的，翠霞的病，大約在這一天內還好不了，再說他的身體亦很嬌弱，勁不住暴雨粗風，亦惟有等他的病好了再爲登台，你放心旁的問題是一些沒有，那人點了點頭兒亦就告辭而去，却說翠霞到了晚間，只勉強喝下去半碗片湯，沙氏一看女兒那種病態，真個愁眉不展，茶飯不思，亦惟有不時的與翠霞談些心思話，爲的是使翠霞心中寬暢，病好的快一點，所好不過三天，翠霞的病，居然絲絲的消去，守忠與沙氏皆喜形於色，由翠霞自己所定的是後天登台，沙氏還直攔當，意思上恨不多養兩天恐怕再過一點兒力又得倒在床上，不但少掙錢而且自己亦受罪，本來常言道得一些不錯富人怕搶，窮人怕病，按說現在的景況，比在鄉下強，然而亦不過日掙日吃，所餘無幾，倘若再鬧場病，便要給抖了一個淨眼毛光，守忠的意思，亦與沙氏相同，無奈翠霞自己有一定之歸，到了第三天的清晨，果然起得很早，精神兒很大，一看太陽的紅光已經撲了半窗，便想從事梳洗，豈知兩條腿兒還感覺着綿軟，懶洋洋的走到梳粧檯兒前面，先把鏡子拿過來一照，白嫩嫩的肉皮雖然較比着擦粉還清俊十分，不過，那種白並非是正色，再加上紅鈴般的眼泡，已往的病容竟實現出來，所好還不十分消瘦，去不掉那受人歡迎的漂亮人才，梳粧已畢草草的吃了點兒東西，

便一扭身形走出門去，去到張栢齡家中，張栢齡道，你的病沒有好得完全，出來幹什麼呢，翠霞道，不是訂規今天登台嗎，張栢齡道，行嗎，翠霞道，怎會不行呢，我的來意，爲的是吊一吊嗓子，張栢齡聽他詞堅意決，遂把絃抄起來，所好嗓音還清亮，翠霞亦自放下寬心，延遲到正午時候，忙把衣服換好，沙氏隨着他去到馬鬼樓，却說馬鬼樓自從探聽得翠霞登台的消息，便高高的貼起了一張黃報子，上寫劉翠霞病愈登場等等的字樣，所以到了這天，客座又增加了許多，但是客座們的心理，一在得聆好調，一在希望再看一看翠霞那久病初愈的狀態，然而翠霞亦一方面因爲是乍一登場，一方面迎合大眾的心理，所以在場上要大賣力氣，這樣一來，反較比無病以先的藝術似乎還高上一倍，倒顯着黃翠芳等等角色有些退化，究竟，是因爲藝術不佳而退化的嗎，並不是，那麼，這退化的原因，純粹是有些騷蕩過度，按說翠霞在做作之中不亦見得是怎麼樣的規矩，不過，他那種風騷是表情中必應有盡有的，這一來，竟而嫉妬心生，處處要留到翠霞的神，書要簡斷，翠霞又在馬鬼樓唱了一個多月，果然因爲一種小關節，而居然毅然的脫離了，不得已在家中休息了不少日子，才又被聚華所約登台獻藝，那個時候，官方對於評戲，便下了一道明文禁止演唱，所以凡是管轄遊藝場所的機關，皆要對於評戲圍子，警告警

告，如此的轟傳起來，評戲便有些站不住腳根，表面上，亦好似梨園行中永久的沒有評戲的地位，以致以搖蕩爲主體的唱評戲的，有的無形衰敗，有的便自動免去了那不正當的態度，這一固執起來，可要一多半是依賴在藝術上了，對於藝術上有些把握的尙能佔得一些地位，其有藝術不及的便叫苦連天了，這般時候，翠霞便突飛猛進，所有的唱做念，全與風化的限制無關，所以翠霞所唱的評戲，似乎是別創一格了，翠霞偶然尋思個人的藝術已經佔了勝利，仍然是不遺餘力，恨不把全數唱評戲的都壓倒了，彼時雖然唱個帽兒戲，所拿的戲份較比着在馬鬼樓時節強的多，性情上，反倒柔和而軟化起來，決不是當年在西市場唱大鼓那般驕傲了，由於這柔和上，難免要交上幾位男朋友，然而這所謂的男朋友，除去了報界便是很有名望的仕商，攏統的說句，完完全全是惜愛翠霞的藝術而與之攀交的，按說男女結交朋友，並非是希罕的事，這其中不過有兩種分別，一種是有情感而不苟且，一種是有愛意而偏亂行，至於翠霞所交結的性質方面是清白的口頭方面是很謙和的，雖然有時候借出借入，亦不過是做藝人所必須有的一種表面上的應酬，却說沙氏見過了翠霞與人們談話的情形，心下便有些不同意，直把一節一節的都記在心裏，那時節正在夏天，陰雨連綿道路泥濘不堪，尤其是南市一帶，每逢大雨傾盆，便成澤

國，所以各遊藝場貼了回戲的報子，沙氏乘這回戲的日期，便擬定要向翠霞提出了質問，翠霞吃過了飯，獨自站在竹簾內看得那滴滴的兩點下到地上所激起來的水花很有趣味，心說，這老天爺下起雨來沒結沒完，倘止住了，我亦可以到張伯伯那兒研討研討，沙氏乘這當兒於是把翠霞叫到面前，問道，那一天在後台和你說話的那人叫什麼，是幹什麼的，翠霞把眼皮翻了翻道，您哪問這個有什麼意思呢，沙氏道，你先不要着急，你不知我每天隨來隨去担负的責任很大嗎，翠霞道，我怎麼會不知道呢，可是我亦沒有做丟人喪臉的事來呀，沙氏把臉兒一沉道，雖然你沒做出丟人喪臉的事，就是你每天那種情形，很有點不彷彿，倘若教你父親打上一眼，豈不又教他抓着了話把，翠霞不待說完，便很理直氣壯的道，什麼話把不話把的，我們祇知道唱戲掙錢吃飯，旁的一概不懂，您哪問那個人麼，所好我心地無愧，說出來亦無關緊要，不過有一節，人家亦有難處，這難處就是隱姓埋名天天的捧我，日日的大肆宣傳，倘若一旦露出真名實姓恐怕要遭到其他的嫉妬，與其一般注意我的秤擊呢，簡爽說，您哪放心吧，決沒有什麼不清白的牽連，再說您哪當初亦有過那種話，不安心那麼做，誰教做亦不行，倘若按心那麼做，誰亦管不了，希望您哪最好別操這種心，倘要傳到我父親與外方的耳朵裏還不定要捏造什麼黑白呢，說着說着，兩個眼眶

劉翠霞秘史 第三回

裏竟湧起了淚痕，這時候轉過頭去向窗上一望，痴呆着兩眼道，唉，亦曾聽人說過檐外幾聲才浙瀝胸中何事不分明的兩句古詩，這兩句詩雖然構造的很有理由，不過，現在的人們聽了浙浙瀝瀝的雨聲而心地分明的很少很少，沙氏道，你這孩子，說這話未免有點咬文嚼字繞着灣兒說我糊裏糊塗清混不分了，然而我方才所說的是好話，你可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況且你現在又如同蓋房子砸地基一樣，倘若地基砸不好，將來不但沒有希望，以前所創造的名譽，亦就喪失了，正在說得起勁，想不到致福竟會冒雨而來，沙氏便是一楞，不知道有什麼緊急的事，所以登時把話頭止住，注目一看，但是致福手裏又拿着一捲兒報紙，進到屋中，沙氏這才明白又是報紙上的事，致福把身上的水跡擦了擦，沙氏問道，你拿着的報紙上面又登了劉翠霞的新聞吧，致福揀了個地方坐下，又把守忠叫到面前，慢慢的把報紙展開，挨着張兒挨着段兒念給三口兒聽，守忠笑道，憑這報紙上看來，外方捧翠霞的不在少處呢，翠霞聽了，心中早已明白是某某與某某所捧的，至於這某某與某某是何等人物與翠霞有無特殊的關係，亦惟有翠霞一個人心中明白，莫說守忠與沙氏不知道，就連作者亦是道不知，所好後文自有表明的地方，却說翠霞心裡一痛快，登時露出了祇有意會而不言宣的笑容，劈手從致福手中

把報紙奪了過去，自己走到窗前三番四覆的看，看見自己的名字而才放心，沙氏這時候，自料着不定是登了什麼不好聽的報，原來是捧的，而才心憑氣和的放了心，知道翠霞是個好閨女，從先守忠開的不但不對，並且自己亦多想了，從此以後，翠霞以為一方面報紙上給作臉，一方面家庭中免去了疑心，便從登台那一天起首，更要肆無忌憚的灑脫風情，結交些與本身有關係的男朋友，難免各方面要歡聚酬酢起來，今天不是園館，明天便是居樓，花前月下，韻事般般，守忠夫婦與致福因為早有明証，所以任其送往迎來，概不過問，劉翠霞三個字在此時，更要飛馳起來不提，且說傾慕翠霞之中的，有一位在南開住的翩翩少年，姓黃名登貴，本是富家子弟，亦曾在中學念過幾天毛子文，程度方面是一瓶不滿半瓶逛當，長得既然是很漂亮，而服裝的式樣亦很入時，一年四季裏總要三季西服裹體，並且因為圖美觀，眼不近視，亦要在鼻梁上架一付柯羅克斯的眼鏡，他自從上學的時節，便以追求女性為常事，正在戀此失彼的時候，乍而到聚華看了一次劉翠霞的敗子回頭，翠霞扮的是花鈴，嫵院一場，翠霞那一種嬌娜的態度，與其所流露的脈脈春情，加襯着紅白透肉的臉蛋玉石一般的手腕，不但頗合娼妓的身分，並且其他的亦做不到，登貴坐在包廂裏，以先把巴掌拍得通紅，後來便呆着神兒想入非非了，心說

，我拍了這半天巴掌難道他一聲亦會聽不見嗎，怎麼連半眼都不睜呢，人人說，唱評戲的十有九淫，怎麼他竟不向我這兒看上一眼呢，明白了，亦許是劇中太忙，沒有抬頭的閒空兒，亦或者是用眼一掃看見了，把這翻意思存在心裏，遇上相當的機會再為談話再為接近，想到這裏，仍然是注意到翠霞的身上，所以手巾不擦，茶水亦不喝，形勢上，便好似恨不一躍身子跳到台上一把把翠霞抱住了，無奈並沒有當年採花的淫賊那種窺房越脊的本領，便自怨恨不已，戲散之後，回到家中，腦子裏已經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心驚亦迷糊起來，茶亦不思，飯亦不想，到晚來，兀自仰着身形躺在床上。心說，世界之上的美女雖多，而是劉翠霞這樣對心思的很少，你說藝術，有藝術的好處，你說貌相有貌相的美俊，我倘若得着這麼一個媳婦，天天陪伴着我，同棹而食，共榻而寢，那不早死十年，心亦情甘，轉而一想不行，即便是經人介紹，或者是自會，一旦與劉翠霞會了面到了兩心傾向的時候，因為他是一個唱戲的，亦不能與他結婚作一正式的夫妻，最後一想，這亦沒有什麼，說不出的，常言道，好漢抬娼家，他還不是真正的娼妓，尤其是光明正大了，想當初轟轟烈烈，五位前軍的領袖張勳，亦會娶了個王克琴，我這一介小民，更沒有可說的呢，思來想去，再亦想不出一個能夠會了面的妙法，輾轉反側，似乎在一

閉眼的一剎那劉翠霞亦就斜身騎在他那床上，及至定睛看時，亦惟有一個方枕，與那不整齊的被子，登時把眉頭一皺，心中又不耐煩起來，反又閉上兩眼，仰身而臥，一伸手把電燈揀滅，滿屋裏頓顯漆黑，他乘着這幽幽靜靜的時候，把心坎上的一切思潮湧了上來，直捷的湧到腦海，於是思想力亦增加了，想到了劉翠霞在場上的喜，喜歡的兩個小眼迷迷着似乎深含了無限的情意，想到了翠霞在場上的怒，怒忿的兩道鵝眉直豎，好似因為愛人別戀起了酸素的心，想到了翠霞的哀，哀抱的滿面十分慘切，好似失了戀的佳人無所寄託，想到了翠霞的樂，歡樂的立時從粉腮現出了兩個酒窩，一個能攝去了人們的魂，一個能攝去了人們的魄，想到了翠霞的愛，愛戀的纏纏綿綿，身形活潑，亦好似那滿江的春水波翻蕩漾，想到了翠霞的惡，惡厭的柳眉垂皺杏眼也斜，好似不滿意愛人的輕薄舉動，而又不能宣示，想到了翠霞的欲，他立時把思潮滯住了，心說，這可有怎麼樣的想像呢，她心裏的事我又如何知曉呢，不過看他那翻舉動上可是情費早開了，究竟她心裏所注意的是誰，至於她對於她個人終身的打算，是怎麼樣，我是一概摸不清頭緒，果若我們二人有緣分，萬一她那心坎上有了黃登貴三個字，那我亦不枉生來一場，轉而一想，她是好她是真好，她處處全好，那麼對方亦當然配得上她，這配得上她的

要點，按她那作藝的身分說來，亦除非是洋錢，勢利，腦袋的三大主義。她如果真有了這三大主義的想象，亦就是她所唱敗子回頭扮飾花鈴所薰染的。所好可是他亦能在唱杜十娘與獨占花魁的時候，把前後的戲理深入骨髓或者亦能可憐可憐這迷入心竅的追逐者吧，他想到這裏，便又折身坐起，下了地，把衣服換了換，遂又力加修飾，自己在穿衣鏡前面一照，心說，就憑這潘安難比宋玉不及的面貌，劉翠霞倘若不注意，那真是他眼睛太瞎，看了半天，面帶笑容，心中似乎認爲是滿意，所以喜悅洋洋的走出家門，亦不用有人在頭前帶路，一溜烟兒向聚華奔去，走至南關下頭便滿面汗流，心中還以爲不快，恨不一邁步就到了聚華的門首，由於心內急躁，立時喚來了一輛洋車，亦不講一講車價，就登車而走，不大工夫，到了聚華門前，很倉促的下了車，三步當做兩步走的向園裏走去，進到園內一看座客已經滿坑滿谷了，伸手一看表，業已八點半，來的時候正對，他的戲快要開了，這才欣欣上樓，揀了個得看的廂坐下，茶役們早已獻出了諸媚本色，一場殷勤過去，台上鑼鼓痛敲，戲已經開場了，却說當天晚場的戲碼是花爲媒，前些場趕船的作弄，雖然深饒興味，但在久看評戲的腦子裏，似乎顯着頹俗，所以登貴的兩隻炯明的眼睛，時時刻刻的向着後台望去，但祇希望着翠霞從帘縫向外一看時，亦可以再把丰姿飽美。

的面貌看上一個够，正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個茶役把他輕輕的推了一下，登貴便是一驚回頭看時，在廂後還站着一位身肢窈窕後髮披肩的女子，雖然是背着身子，登貴乍一看來，與翠霞的身段十分彷彿，心中大喜，遂站起身來，向前走去，正是，精衛本拙易填恨海，女媧雖巧難補情天，欲知後文，請看下回，

第四回

濟南歸來培聲譽黃登貴忘生捨死
大連又去展人材李華山仗義疏財

且說登貴方要向前走去，倒看一看那個女子是否是劉翠霞，猛然的又被那個茶役一把攔住，由手指向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子。問道，喂，你看看是這位嗎，那人道，不錯，不錯，是他，是他，登貴這才知道是方才下車沒有給錢，所以車夫找到樓上來了，立時羞了一個面紅耳赤，忙從腰裏掏出一角錢來遞給拉車的，再一反過頭來看時，那個女子竟會進到別的廂裏，斜飄了兩眼，原來不是翠霞，心中一團的熱望而才如同凉水串過一遭，不得已兩隻支支離離的眼還是往台上看，不大工夫，台上的燈光一亮，劉翠霞便登台了，登時便是幾聲迎頭兒好，未待開唱，又把巴掌拍得山響，莫說是旁的廂裏注意，就連翠霞在場上亦聽得心亂，亦要暗中向他那裏看上一眼，或者遞上一個人能自迷的眼色，他

劉翠霞秘史 第四回

領會了這種神情，更要心猿意馬，不知所之了，及至戲散了，亦惟有落一場乘興而去敗興而返的空曠，自從這一天起，登貴是每天早晚兩場必到不提，却說翠霞在這身價日漸高尙的時際，自己亦明白不能暗結不解之緣，腦海之中雖然亦有了登貴的印象，却又自己反過來一想，這亦是戲角兒一見起色所必有之現象，所以在一天下了晚場，隨同沙氏回到家中，草草的吃了一點夜宵，便自坐在一旁思索登貴那處處歡迎的熱烈情況，一琢磨那小夥子外表很好，派頭亦很够，祇可惜不能去道謝他那番美意，沙氏把被褥鋪好了向翠霞道，今天的戲大，回來的這麼晚，你還不早一些休息嗎，倘若再就延時間，明天可就要誤場了，翠霞用眼向沙氏注視了注視低聲的道，您啊那裏知道，今天花園一場，險一險吃了粟子，差一差來個哄堂，在這時候倘若來那麼一手，不祇是難看，名譽亦當然掃地了，沙氏一聽翠霞所說的話，真是對於藝術上下了苦心，遂道，咱不是知道了嗎，再唱這齣戲的時節多多的留點心就是了，快睡罷，再不睡明天可就要誤場了，翠霞自當着用那一片假設的言語把沙氏嘴哄過去，好延長了自己對於登貴的思想，那又知沙氏仍是一味的催促，但是翠霞個人亦明白在園子裏吃了一天的累，倘若回到家再胡思亂想，於精神上大有妨礙，然而無論他是當年的皇帝皇娘如今的司令太太，遇到這宗事，想

回四第 史秘霞翠劉

必亦是難甘緘默的罷，何況翠霞又當這含苞欲放的時際，當然是把不住勁兒了，所以在藝術以外而又多添了一股心腸，當天晚間直思索到三點過去而才迷迷糊糊的睡下，所好轉天上場一些格亦不錯，這亦是在美女情思之中很少見的一點，又過了些天，翠霞並沒有見到登貴的一面，竟會於渺茫之中家中接到了一封信，這信，確巧又遞到守忠手裏去，守忠便又把致福請了來，把那信交給致福念上一念，致福乍一接了這封信，心說這不是捧場的，就是煩戲的，面帶笑容的撕開了一看，剛剛念了翠霞兩個字，眼花兒一錯，心中打了一轉便又咽了回去，守忠道，你可往下念哪，致福道，你等候等候，我自己先看一看再說，却說致福暗中一看，但見上面是用藍黑水鋼筆寫的，寫的是。

翠霞情姊：

我早已就得着妳那轟轟烈烈的大名，所以在那天妳唱敗子回頭，我就坐在東面廂裏，倒望個真真切切，及至把全戲看完了，才知道果然是名不虛傳，我那傾慕的心，於此便算結下，但我所傾慕的第一點是妳的玩藝兒別創一格，第二點是妳的姿色超過群芳，由於這兩點上，我便胡思亂想起來，想到了我個人的本身，家資豐富，人口簡單，不過祇缺少一個很如意的良伴，現在，我抖着胆子的說一句，是看中了

妳，可是這不過是一種偏面的，還恐怕妳來句我沒有看中了你的反響呢，按說，天地之大，世界之廣，雖然有大多數的怨女曠夫很盲從的奔走在這紛紅色的社會上，然而富有情感的亦不見得沒有，從先我的朋友常說，「天下情女正多大丈夫何患無妻」但是這種話說到姐姐你的本身上，似乎有些過於侮辱，然而姐姐妳所處的地位上看來，亦可說是言必有中，我亦曾會見過許多許多唱評戲的，不是藝術不佳，便是姿色不美，他們雖然全富有情感，結果，亦使他們落一個「花隨水，水不戀花」的覺悟，如今，我既然很愛姐姐你，當然是出於很誠懇的本心，倘若姐姐你在下場以後，回到家中，思想到我這番追求的苦心，設個法子給我一條門徑，那我就存感於心，感激得五體投地了，最後的希望，請妳在見了這信以後，至少亦要給我一兩句的回音，把妳的年齡與籍貫寫來，倘若其中有不可言喻的苦衷，那我們作一個很知己的好朋友，亦可把我這茶不思飯不想的苦心安慰許多了呢，紙短情長筆難盡意，祝你

藝術進步，

妳的愛弟
黃登貴手書

却說致福暗自把這封信看完了，立時哈哈大笑道，好，好，棒的是無微不至了，守忠急忙過去奪信，致福說道，這信索興亦放在我這裏，亦不用再念了，妾不是棒的與從前報紙上是大同小異，那還有什麼念頭呢，守忠經致福一再証說，亦就相信了，致福又坐了會子，才告別而去，到晚來，致福把信掏出來在燈光之下又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心裏竟琢磨起黃登貴是何等人物，暗想倘若看他這種筆跡，不是洋行裏大寫，便是那個學校的教員，看這種體裁，還是一個時代化的新人物呢，可是他亦是糊塗心，莫非翠霞現在正在用功沒有嫁人的心氣，縱然是有那種打算，亦決不能這麼簡單的，再說要是嫁人的話，在沒有往天津來的時候我一提說他就認可了，事到如今孩子能掙一家子的飯，並且還有存項，就是家趁幾所房子幾畝地，亦不行了，但是看他這信裏的大意，並沒有甚侮辱的地方，咳……年輕輕的人，不務正業，純粹是妄想了，想到這裏，又把燈光擰亮了，把那信舉起來前前後後仔細的看了一遍，然而沒有住址，心說，這個人真奇怪，說句好聽的，他是痰迷心竅，說句不好聽的簡直是混蛋，這封信幸虧到了我的手裏，倘若到了守忠的手裏或是守忠文字順通，家庭中不定要起多麼大的風潮呢，如其到了翠霞的手裏，亦要發生關係的，致福反又把全文很精細的思想了一過，思了好久，亦摸不清是與翠霞早已相

劉翠霞秘史 第四回

識，還是自敎毛遂，按說翠霞這些日子的態度，可是有些慌神，莫非說這孩子人小心大，早結良人嗎，他想到了這裏把眉頭一皺，心說，很好很好，這樣一來，我亦有辦法，不但不能使他的皮肉受苦，並且還能够發展了她固有的聲譽，致福在臨睡的時候，又把這件事反來復去的思想了一遍，暗中決定，一定是如此如此的辦，而才能兩全其美呢，主意打定，所以在轉天一清早便暗暗去到張柏齡家裏，正值張柏齡收拾一切提綱與唱詞，柏齡一看致福來到，心中業已料定了他輕易不來，這乍然一來，十之八九關於翠霞的事，於是讓了坐，沏來茶，向致福問道，今天怎麼這樣閒在，致福道，倒是有一點兒小事，不過，擴張起來還有人命的關係，柏齡登時便是一驚，問道，什麼事，莫非翠霞作了意外的事了吧，致福微笑道，倒不是翠霞自己作了意外的事，不過，與翠霞身上有莫大的關係，說着便把黃登貴那封情書掏出來遞給張柏齡，柏齡注意一看，連連的說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不是枉費筆墨嗎，這個人亦不琢磨琢磨翠霞是怎麼個景況，現在正在努力用功，那能談的了婚姻大事，縱然是有這一番意思，你亦不易兜攬起來他全家至死的生活呢，但是這封信他父親看見了嗎，致福遂把已往的經過與自己所做弄的一說，柏齡道，很對很對，這才是息事寧人的好法子呢，那麼現在還是直捷的答覆他，還是另有

旁的法子呢，致福一看柏齡的神色，倒是一團厚道的色氣，於是向窗外面看了看而才低聲的向柏齡說了一番打算，柏齡沉思了好久，笑道，這亦沒有什麼我自有的辦法，不過先得看看翠霞的態度如何而再實行，亦爲不晚，致福道，可有一節恐怕睡長了夢多，柏齡點了點頭兒道，老舅這番意思與已往的作爲我是極端的佩服，將來翠霞有那麼一天，我當然要把老舅這份苦心，完全從我的口中發表出來，致福遂乘這時候，又把在武清的景況與其到天津而又去了大連的種種經過，一字無遺的說出，柏齡一面贊嘆，一面去預備午飯，致福攔阻道，這可不必，我得急速的走，否則，沈一會被翠霞一步碰見，必又瞎猜疑呢，柏齡一想亦對，遂亦不能留了，兩入訂規妥當，致福便依依告別了，當致福去後柏齡一尋思這件事，致福辦的很對，心說，自己自從吃梨園行飯以來，本是以厚道爲本，雖然與沙致福沒有深交，就憑他所費的這片心血，亦是能見到他的爲人了，事到如今，爲什麼放着河水不洗船，再說，倘若真有一個三差四錯，連我姓張的亦要担負一點嫌疑的却說柏齡思想終了，仍然是到了時間隨同翠霞去上場，可是在暗中便格外留了神，每逢翠霞與人談話，他便竊耳細聽，天長日久，果然聞訊出來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情，但因爲未見明証，亦不敢妄斷黑白，不提，却說黃登貴自從那一天晚間回到家中，直直的折騰

劉翠霞秘史 第四回

了一夜，所以在轉天正事不作，便四下裏去打聽翠霞的住址，果然的把翠霞的住址打聽出來，俗言說得却好，色胆包天，所以過了兩天，很精心的與翠霞寫了封信寄去，自從這一天起又在聚華打了連台，時時盼着翠霞給與一個相當回音，不料想有十天的光景，不但不見回音，索與翠霞一上場連半眼亦不睬了，他亦曾心說，翠霞這一不理會，但亦有原諒的地方，這分明是互相的存下了意思，而盡在不言之中，或者是那封信被他家裏的人望見，而發生了風潮，這亦可以再稍候她幾天，亦許有一種相當的答覆了，所以登貴很沉心靜氣的以爲是有了十二分的把握，尤其要見了人大吹大擂，說是劉翠霞要嫁了他，他的朋友方面有的就信，有的便不信，豈知等了半個多月仍然是不見信來，心中便十分懊喪，又過了些天，竟發現了一種不好的消息，聚華的前台另約他角，劉翠霞竟首途去濟南了，登貴在受了這番打擊以後，直如同杜十娘裏面的幾句，……「一聞此言，大吃一驚，好一是，冷水澆頭懷抱着冰，」

登貴發現了兩種勢不可支的形勢，一種是恨不亦束裝起程，追隨着劉翠霞到了濟南，一種是恨不尋一種硬質的東西即時撞死，不到三天，思想得面黃肌瘦，病臥在床，慢說是一個米粒，甚至於一口水亦喝不下去，那一種令人一見生憐的狀態，真是難堪，這裏且先教他

第四回 劉翠霞秘史

鬧着病，翻回來再表一表張柏齡因爲受了沙致福所託，又能解脫自己的一切嫌疑，所以在這麼一天的晚間自己坐定了一想，翠霞這些日子的態度，居然真令人有不可思議的地方，所以在返家之後，乘着翠霞還沒有睡下的時節，他便一轉身到了劉家，見着了守忠，叙了些關於園子裏的話，守忠早已就對於齡柏有了信仰力，所以每逢到了他家便大肆奉承，沈默了一會笑道，可惜是咱弟兄相見甚晚，倘若在我一到天津的時節認識了，早就教翠霞學了平戲了，決不致於在大連白染了一水，所好，天緣湊巧，在這天安里遇見，而才使翠霞投入了正軌呢，柏齡把雙眉一皺道，按說，做藝的最難得就是脚步，什麼是脚步呢，就是十個顧客之中八個有了這個唱手的印象就是脚步，翠霞既然得着這種脚步，亦正似上天梯的形勢，倘若再不遺餘力，必有上到梯頂上的一天，有人說這不遺餘力所謂，是自己，要日夜的求其深造，簡爽說，亦就是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了，不過，一方面亦在乎師傅的教法與提拔了，這層意思，好有一種比例，便是一個人的本能很有，還得大衆去捧，有力量的知近朋友去提拔才能起聲起色呢，所以，兄弟我看翠霞倒可以造就，而才想藉着這機會提拔提拔她，爺兒倆吃一次籬外，守忠問道，往什麼地方去呢，柏齡道，往濟南去，濟南共樂舞台，到是一個出人頭地的園子，我想聚華這方面，亦

是靠不住的，不如外面溜一溜，如其在濟南方面聲色大起，再返到天津，豈不身價更能提高了嗎，戲份一節，那就不用談了，守忠道，那麼到了濟南，是包銀哪，還是戲份呢，柏齡道，現在不能定規，惟有到了那地方再說，怎麼樣子合式咱就怎麼樣子辦，守忠道，話既是這樣子說，反正我把那孩子交給你，無論是濟南也罷，上海也罷，祇要你不發生了意外的事，那我就很放心的了，這個事這樣辦吧，亦不要與翠霞商議，祇要你那裏辦理妥甚了，定規個日期，我把這裏的房子一退，一家子一同往濟南去你看怎麼樣，柏齡笑道，那麼亦很好，他嘗着父母面前自然的有一番拘束的，兩人又談了些旁的，柏齡一看三點了，這才告別回來，回到家中反覆的一思索這種事情與方才在劉家所談的話，步驟上完全滿對，簡斷捷說，過了十幾天，翠霞在聚華辭了班，隨着張柏齡一同去到濟南，並且沙致福亦隨同走上一程，到了濟南以後，便出演在共樂舞台，在還未登場以先，共樂舞台便大肆宣傳，廣貼海報還要標明評戲大王，評戲泰斗種種的字樣，於是濟南一帶全注了意，第一天登台，顧客們便如同風起雲湧熱烈的歡迎，不但還有特色接受了外方幾方匾額，並且座客滿堂，直至圍無隙地，三天以內，完全貼出去是很硬的戲碼，這第一天便是大三節烈與蔣與哥重會珍珠衫，但是濟南那地方，輕易還沒有評

戲發現，甚至還有不明白評戲是什麼玩藝的，所以在頭三天，無論是官宦士卒，男女老幼全要爭先恐後的去聽，票價雖然很貴，亦居然大犧牲的在所不計，却說第一天晚戲，公堂一揚，翠霞很得了一陣子的好評，尤其是所唱的那「蔣……蔣與哥……」句，更引誘得顧客們深玩其味，三天過去，那熱烈盛況還未有除掉，却說翠霞自從出演共樂，藝術上不但大有進展，並且對於一切邪思邪念亦完全除去，畢竟大一歲能增長一歲的經驗，這時候他每天所掙總均合十數元錢，倘再看他那人品竟較比當年如同兩個人一樣，所剪的長髮亦披到肩上，兩腮上不擦粉亦居然自白，腰兒亦纖細了，臀部亦肥大起來，身肢不但活潑潑，而舉止上亦沉重了，每逢交接談話，總是笑靨迎人，倘不明真相的乍一看來，看不出她是做藝的，裝扮上，很有女學生風範，舉動上很够姨太太的品格他既然是這樣的擺佈模型，在不自覺之中，可就又有一部分注了意了，單表這一部分人裏有一位最爲傾慕的最爲迷戀的，亦會與他送去一方很壯觀匾額，上鐫四字爲「玉貌珠喉」，翠霞因爲種種的關係，對於這人極盡應酬，翠霞這一放大犧牲不要緊，名譽更振作起來，大有不可一日之勢，天津方面，有的便聞訊得劉翠霞在濟南一切的消息，所以對於劉翠霞三個字的印象更爲深刻，原有的顧客們恨不時再來天津，鬪主們，居然

劉翠霞秘史 第四回

有些家打去電報與快信，在與共樂合同滿時，定訂生意，共樂雖然得着天津方面所約的消息，便一力的與翠霞加錢，一恍演唱到年終，那捧場最熱烈的，居然代爲買出了九百多塊的紅票，那時節，翠霞家中，便有些中等家庭的況味，守忠夫婦知足的了不得，翠霞有的時候暗中一想，這時節未嘗不是恢復在當鄉名譽的時機，所以一統算積蓄爲數不少，抽個空兒，遂向沙氏道，現在咱積蓄了不少的錢，我對於這項錢就有一個支配的法子，可不知您哪願意不願意，沙氏道，你就說吧，我沒有不認可的地方，翠霞笑赫赫的道，依我的打算，用一半錢置備兩身行頭，用一半錢打發我父親回家去置下幾畝地買下幾間房，不但當時增些光彩，及至將來有不得已的那一天，回到家裏，生活上亦保無慮了，沙氏一想他這法子很好，當即與守忠商議了，守忠果有此心，如今經翠霞發現了這種動機，他那心裏喜悅非常，致竊得到了守忠的報告亦深表同情，並且亦會向守忠說過，你倘回了原籍，關於翠霞的一切，我盡力的護管，他到了什麼地方，我就隨到什麼地方去，前途的一切你就不必顧念了，有什麼消息，隨時給你那裏去信報告，守忠亦與是囑託了一番，便帶了錢返回武清不提，却說在守忠去後，沙致福對於劉家的事更要格外注意了，有一天，致福與柏齡談到一處，致福便道，張老板，你想想我在天津所擬的法子對不對

，你看現在翠霞那個樣子了，還有一個什麼姓黃的來情書嗎，柏齡道，這事本應這樣的辦，恰巧這兒與我去了一封信，登時把那信掏出來給致福看，隨着笑道，像你這類人亦未免太招恨了，常言道，能拆十座廟，不破一家婚，致福明白他這是事外的笑談，所以亦哈哈的大笑了一陣，兩個人自從這天起，對於翠霞更加注意，所好翠霞在這時候又把心腸更變了，完完全全抱定了家庭生活的觀念，有話即長無話即短，就這樣子的在共樂舞台唱到滿了合同，遂又返回天津，竟居在口租界春日街，所有的積蓄除去了製辦傢俱與衣飾以外，還有餘裕，所以亦雇了一個女僕，家庭的規模亦漸漸的擴大了，沙氏從此竟一變成爲富家的老太太了，祇因爲與天津的園子條件都不敷合，所以翠霞在家休息了約有半年的光景，而才又經一位久吃梨園行飯很有名望的吳萬祥成班，在法租界天天舞台開始演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却說黃登貴自從失望以後，病倒在床，無時不在叨念着劉翠霞三個字，他這一病，家中便着了忙，請醫生，吃藥，無奈病不但不見輕，反倒加起重來，甚至於夜裏夢間，神經恍惚的時際，亦不斷與劉翠霞打過幾次照面，登貴直直的病入膏肓枯瘦得不成個人樣子，那種情形，性命亦就要危在旦夕了，後來還是經他一個最知己的朋友，日日的解說，在那日日所解說的話中有一節可以與社會上腦子

不清楚的青年作一個股鑿，很可記錄在下面：

「朋友，你萬別胡思亂想了，你要知道人家劉翠霞是一個做藝的，家中便把他當做了一棵搖錢樹，甚至於幾十萬幾百萬都要從他身上搖下來，豈有白白的嫁了你，你說他有情有意，那尤其是無影之談，縱然是有那番意思，千揀萬選亦輪不到你這兒，你想，他們既然幹那個，就把面皮破了出去，結果，亦得嫁一個與他們本身有利的，再說你既沒有張動那種官勢，你家又不趁幾個銀行，你的面貌又不怎樣的出奇，那豈能行呢，再說他們這做藝的，一半注重藝術，一半便講究外表，虛虛假假，目的亦就是混上兩頓飯吃，今天姓張的請客，明天姓王的陪席，成天際風流慣了，一不惜脂粉之資，二不惜金錢的揮霍，即便是嫁了你，你能擔負他那若大的消耗嗎，告訴你，社會之上較比着他名譽正大的亦有，較比着他姿色俊美的亦很多，你死了那股心吧，等一等，給你介紹一位，較比他還強的，好好的密度幾月，魚水諧合多麼好呢，」

上面的一片言語，直把做藝的背面剖解出來，竟把黃登貴說得有了活動的意思，架不住時時刻刻五次三番，黃登貴居然有些心回意轉，經那朋友耳鬢厮磨的纏繞，而才把思想翠霞的心消去了大半，病亦隨之絲絲的消化，本來，社會之上所擺佈的粉紅色的迷陣，亦就

如同一大苦海，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那朋友使了張良蘇秦的唇舌得救黃登貴於不死，而將來的因果，大有可觀，這一段可說述的小關節，亦就從此作一個終了，翻回再說翠霞在天津舞台演唱，那種轟轟烈烈的情形，雖然較比在聚華的時節強了許多，唱了一年多的光景，只落一個平平常常不見得有怎麼的起色，這當兒，突然的接到守忠的舊友李華山的一封信，所好致福自從翠霞在日租界租了房子，發展家境，他爲了照顧起見，所以亦遷移到劉宅住，這封信當然要經致福拆看，才知道是守忠的老朋友李華山從大連寄來的，當即把信拆開了一看，但見上面寫的是，

守忠仁兄台鑒，別來數年，心頗惦念，近想起居清泰，閣家平安，弟自拜別後，四出奔走，一無所就，後經友人在連介紹包理西餐事業頗爲妥善，嗣經何丑子報告，吾兄因家境所迫，隨致福來津，命霞兒學了大鼓，在連西安場演唱，彼時本擬前往拜謁，無如公務太忙，又因兄之寶眷在連日期不多即又返回天津，而使霞兒學了平戲，在天津頗享盛名，弟不禁喜幸，料想吾兄之家境前途，必應時而起，後聞天津來人所云，又去濟南載譽歸來，足見霞兒之前途不可限量，弟久擬拋却舊業，改行梨園，所好在連一切交接，皆爲梨園老手，刻下已接洽四五處，不久即告成功，惟此地

對於平戲尙覺生色，倘霞兒來連一演，自能較濟甯高上一籌，倘吾兄如其入意，早日來函以便進行，此願關府均吉，

李華山手書

致福把信看完了，閉目合睛的一思索，這人與守忠的交情還是莫逆，不過時下是作不到的，一則行頭不齊全，二則一切籌辦的挑費亦無着落，即便把這信的意思與守忠通過了，亦是沒有辦法，話說回來，這亦未嘗不是一個好機會，倘若再吃一次簾外，聲勢便又高尙起來，這個亦不用與守忠沙氏等商議，與他提說了，亦得是教我拿主意，莫若我明天與這位李爺去封信，把在天津的現況與其去不了的困難地方述說明白了，倘若他真能成就了，那就省得在天天受這樣的罪，所好翠霞自入梨園行中，處處遇見貴人，這一次倘再發展起來，尤其沒有止境了，致福自己心中把主意打定，據實便與那李華山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去，過了不多的日子，李華山便寄來回信，信裏的大意，是按與守忠的交誼能過生死無論如何把翠霞再提拔一步，索與大捧且捧，大哄且哄，信中寫對於行頭一節，自能設法子辦理，十之八九是破資製買，一切挑費，亦能暫為墊辦，致福看了這信，喜悅非常，暗想，現在在天雖然是有吳老爺吳萬祥一再護管，可是生意方面不見得有進步，莫若乘着這個機會，再去一次大連，料想決不致於似在西市場那樣的掃興而返了，所以致福

又去了封信，說是在天天合同滿時當然要去大連的不提，作者抽出這個空兒，表一表李華山的一番熱烈的心意，李華山行三，所以大連一帶通稱爲李三爺，他是北平人，年在四十上下，這人自生身以來，全以義氣二字作爲標本，遇事人財並行，他自從與守忠交結那一天，便總是代守忠設法子，無奈沒有相當的機緣，所以沉悶這二十餘年下去，現在既然得到這番消息，他便要就水合泥的把翠霞捧起來，不但對的起守忠然而自己亦有了了一種正當的出路，這人尤有擅長，便是對於金錢在所不惜，屈己待人，朋友皆知，閱者不要誤會了，並非是作者藉這枝筆向李三爺拍一拍馬屁，委實他的人格是這個樣子，如其向彼之近友一談，便知分曉了，且說致福的心腸很細，每天對於報張一切，非常的注意，每逢有一節兒零星的文字，亦要把他念個泥爛，常言說得却好，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裏送炭，這時候，漢文日報發起了平戲角色的選舉，這一發表出來，閩津的迷於平戲的人們，便風起雲湧，爭先投票，聲勢一天比着一天的大，並且每天還有一個報告，致福發覺的那一天，已經轟傳着惟獨劉翠霞的票得的多，致福便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碰巧翠霞選得第一名吧，翠霞得到這種消息，便打聽着結束的日子很久，於是加緊研習，就好像學生臨到大考一樣，芳心裏便抓着一把兒汗，因爲這一層，對於朋友，

尤其是不敢得罪，更要約求名人指教，正是，流水有情落花無意，漫施假艷巧獲真名，欲知下文請看下回。

第五回

遊藝記者賞風月得稱文聖
薄倖佳人逞技術獲選女皇

却說翠霞這一精心於藝術上，對於過去一切懷春莫展的情態，完全全的消泯下去，漸漸的走入了正軌，所以凡是對於腦海中有他印象的人們更要欽佩了，後來張柏齡因為某一種關係與翠霞脫離了，翠霞又暗中投拜了趙月樓爲師，這趙月樓對於評戲上，較比着張柏齡還強，這所謂之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了，然而月樓這一次的教法，並不是從根本上重新教授，純粹是與翠霞刪改字句與腔調，翠霞呢，既然又得着名師指教，那一番如同臥薪嘗膽的學法，真令人不堪其苦，他便要在每天從天天舞台下了場必到趙月樓那兒去，這一天，下了晚場所以又坐着包車，那四盞電石燈的光線，照射得迷人眼目，凡是在街上行路的人們，一多半要認識他是劉翠霞的，所以人們的眼睛都往他那車上看，但見他燙得短短的頭髮，曲曲灣灣，如同就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女學生，正是夏天，他穿一身很淡雅的服裝，下半身被白布圍子一罩，那半身，嬌娜。更顯着秀媚，翠霞

一看人們那眉飛目舞的情態，滿不理會，仍然是垂搭着眼皮，大模大樣，車兒拉到趙家，與趙月樓會了面，趙月樓本以半師半友賓客相待，讓了坐，談了談關於選舉的事，後來便談到了唱詞上，趙月樓斜倚在床角上，喝了一口茶道，你這是剛下場吧，翠霞道，是剛下場，那選舉的事按着您哪所推測，可是誰呢，趙月樓便手撫腦門尋思了會兒道，依我看來，李金順佔個七八成，九成九的還要數着你呢，翠霞因為熱得香汗淫淫，遂站起身來推開半面紗窗，將身兒斜倚在窗前丁字步一站，把兩個媚眼一眯櫻桃般的小嘴兒一撇，吱吱的笑道，真的嗎，倘若那個樣子，我就犧牲個三五十的請客，趙月樓道，那是後話，現在咱先說正經的吧，翠霞當即把笑容收斂回去側耳細聽，趙月樓道，第一個你所唱的杜十娘裏面有兩句，想必是，在外邊，得罪了朋友，我告訴你這得罪了朋友很沒有理由，縱然是李甲在外面得罪了朋友，亦不致到了船上生那麼大的氣，此後最好改爲「朋友得罪了你」倒覺恰當翠霞聽了，自己思索了半天，而才扯起了那雲遮月一般的喉嚨唱了兩句試一試，果然較比原來的句子還順序，拿起了腔調亦很好聽，透曠味笑道，好好，以後咱就改爲這一句，如果旁的戲詞再有不順通的地方，亦可以改正改正，這般時候，突聽外面有拍門聲音，趙月樓急忙去把門開了一看，原來是沙致福，致福一看翠霞的車子在

門外放着致瀟道，您哪告訴翠霞一聲兒，就提有一位報館的什麼先生在家候着呢，趙月樓道，到裏面坐一會吧，致瀟道，您哪告訴他就行了，我還得回去照料了，說着揚長而去，趙月樓回到屋中把方才的話傳與翠霞，翠霞立即用毛巾沾了沾臉與趙月樓告別出門登上車子，一溜烟似的回到家中進門後慢慢的把門帘一掀，原來是在聚華相識的報館裏面一位某某，於是笑逐顏開，問道，您哪怎麼找了來的，那人道，劉翠霞三個字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到這街上豈不一問便知，翠霞用眼一掃沙氏與致瀟皆在面前，便道，前些日子的報，大約又是您給登的吧，說着欠了欠身笑道，現在我謝謝吧，那人站起身來道，謝什麼，你要明白，我捧的並非是你捧的完全是藝術，但是有一種人，不捧藝術，而偏捧的是品貌，雖然是捧紅了，根基亦是不穩固的，論起來，梨園行在中國亦佔於很重要的地位的，我們的捧法，勢必一方面要捧起了藝術的真精神，一方面要提起了伶人的人格，翠霞睨睨的笑道，實在，實在，像我們這作藝的，雖然唱的好長的漂亮，扮飾出來亦合劇情的身分，亦必須要有捧，而才能見了起色呢，否則，始終亦是埋沒不起的，那人喝了口茶道，不錯，有一輩文人騷客，就得有一輩藝女佳人，不然的話，既顯不出文人騷客的風流儒雅，亦顯不出藝女佳人的妙術新裝，翠霞道，如今我的要求，亦就是

請你努力的捧一捧，將來必有一番重謝的，我這裏還有一張最近照的像片，請你拿去做塊銅版，把他刊在報上，那人道，可以，可以，翠霞便從抽屜內把像片取出來交在那人手里，那人亦就告辭而去，自從這天到翠霞家去，便時常往來，他乘這選舉時節，更要大舞生花之筆，竭盡熱誠，不提，却說翠霞與趙月樓盤桓的日子很久，所有不合的劇情與詞句，完全改正過來，並且還要別創一格不與同行相上下，所以又與李金順等合演些日子，而才經致福把李華山所來的信發表了，翠霞亦很表同情，最後又接到李華山一封信，據云是在西崗子大連影戲院，致福在接到這信以後，便與翠霞訂規好了，不多日子只留沙氏在家偕乘新銘輪船去到大連，事先早經李華山佈置好了，預備歡迎，所以翠霞又到該地，與當年唱鼓的時節，真是如同兩個人了，但說大連地面這當兒對於評戲還是非常的歡迎，那位問作者啦，翠霞自從把評戲唱好了那一天，中間亦曾去過大連哈爾濱，怎麼書中一字不提呢，這話問的是很對，不過那一節既不關本書的立意，又不是書內的精華，所以繞道而來，敘述緊要的，閒言少叙，書歸正文，且說翠霞二次到大連後，那番歡迎的情況，居然不在某一位要人之下，稍事休息，即出演在大連戲院，所好該院經理尙化亭，亦是久已仰慕翠霞的，翠霞於是又大賣力氣，戲份則在五、六十元上下，致

劉翠霞秘史 第五回

福以爲李華山這樣的熱心極盡友道，心說這人是可靠的於是把這番經過情形與守忠寄去一封信報告，但守忠的函裏，是很誠實的把翠霞交給了李華山，華山呢，一看翠霞這將來不可限量的情勢，遂又犧牲些金錢，與翠霞製備了很高尙的衣箱，自己心中的打算，坑人肥己是利祿小人，疏財仗義才是英雄好漢呢，有一天華山與致福談到了翠霞前途上的一切，致福便道，翠霞亦會說過，既然得着李三爺這很好的脚步，自應努力上進，決不能教三爺灰心的，華山道，現在因爲我這方面有幾個很有名望的，所以，我還有一個小組織，就是組起了一個平戲社，以圖整齊，致福笑道，那麼很好再一說翠霞亦足能支持起來了，三爺既然這樣的費心，擴展前途，我們便很感激不盡的了，這樣一來，不客氣的說句，關於這一個整個的班請三爺主持，一則交游廣博，二則遇事能剛柔相濟華山以爲這事並無問題，所以才四方奔走犧牲精神組織了一個整個的班，起下了一名稱便是山霞評戲社，大意是表示李華「山」與劉翠「霞」所組辦的，這樣一來，李華山，與頭勃起，不消一個月，山霞社的名稱竟轟傳起來，這時節，花蓮舫白玉霜李金順等，似乎有些追之不及不提，轉過筆來再說天津方面那位在報界很著名的先生，關於選舉的事，一再力助，並且在各報章大肆宣傳，彼時便得到同行中一個文型的徽號，亦全知道他

對於翠霞有實質的關係的，所以凡是捧翠霞的，便與他結成一個派別，他似乎充當了捧翠霞團體之中的一個領袖了，於是，與翠霞那方面魚雁頻通，他個人心想，自己又得材料，而又盡了人情，豈非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因而每天的報張上總有山霞社三個字，他因為在某某報任着遊藝記者，無論經理是如何的限制，他亦要按日不停的刊登，骨子稱似乎給翠霞作了廣告，再說新聞界耍筆桿的，不但腦子靈敏，並且手指亦很活潑，繞着灣兒便宣示出來，按說筆下生花四字，很能應驗在新聞記者的身上，那人這一鼓吹，一再的奔走，最後的結果，落了一個甘充義務牛馬，究竟局面人那裏會知道翠霞對於他那番意思呢，但他兩目的地，亦不過爲了精神上的安慰而才賞鑒風月，可是素對於翠霞，既沒有非非之想，又沒有一些輕薄的舉動，雖然日久天長兩方有了好感，亦不過是一積清清白白的，所以他亦會一再証明，亦有時候恐怕爲了劉翠霞而把自己的人格，名譽損失，這時節，一個龐大的新聞界，沒有不說有一個文聖人給劉翠霞充了走狗，其實他們這種說法，完全是因爲不能與劉翠霞攀交，嫉妬心盛，作者在這時候，才可以把那翠霞心中明白所謂某某的一個究竟是誰宣布出來，却說在新聞界充當遊藝記者爲劉翠霞終日嘔心血而得到了文聖人的綽號者，便是人稱楊十爺的楊揚石，這人早先便是個戲迷，

其對於評戲最爲注重，所以才與劉翠霞攀交，想當初在一進交的時節，亦是與黃春貴那番作弄相同，可是揚石的立意非常正確，所以翠霞才情人討問過名姓，亦會親身到廟中拜會的，這位楊揚石的境遇，原本是闊少出身，自從走入新聞界的途徑上，雜誌在風月場中，很暴露出了遊藝記者的本色，彼時天津方面的新聞界，雖然亦有風流記者崔笑我浪漫記者呂曉虹在第一排站着，可是揚石亦不甘落後，所好揚石專門於評戲上，凡是評戲班中男女角色，不與她認識的是很少很少，這一節暫先不表，且說京津日報的選舉風氣，一天熱烈一天，看吧，今天翠霞的票數低落，明天便高漲起來，所以在最短期間，如同平地一聲雷般的劉翠霞便被選爲評戲女皇，自從這一天起大眾統以女皇相稱，翠霞在外面亦曾得到這種消息，所以在合約滿後，立時到天津大肆酬酢，因爲存下幾個錢，又與守忠寄去了三千塊錢，令其急速置些田園與房間，其餘的製些衣服，於是自己亦高抬起女皇的架子，出入有婢僕相隨，坐汽車，吃西餐，一切的排場，是他個人做夢亦想不到的，李華山那一方面，亦曾心意滿足，與劉翠霞沙氏的感情十分融洽，且說民國十二年劉翠霞又在天津市昇平茶園登台獻藝，戲報上大字標明了山霞社，彼時翠霞已經二十三歲，舉止與裝束上的進化，因爲多數人全都見過，不必細表，那麼現在所應當表

白的，亦就是那很大的山霞社三個字內中的隱情，山霞社的成立雖然是李華山一手撮成，可是其中的困難，真令人皺眉的地方，試想把一個散沙式的集成了一个團體生且尋末丑還要珠聯璧合，其中所費的苦心，亦就不言可知了，有一般人說，李華山組織山霞社，純粹是惟利是圖另有一番作用，究竟他若是真惟利是圖，還能犧牲那若干錢財費了那若大苦心嗎，被時所集合的角色便有桂寶芬，趙俊霞，李蓮芳，小翠霞編劇文丐俠等等，這一大篇叙述過去，再表沙氏到了這般時候，把翠霞交給了李華山亦很放心，派頭兒，居然亦架弄起來，並且還真慷慨大方，倘若有困住了的伶人，他是毫不吝惜的資助，這樣的作爲，亦就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了，當初既然由困難處經過，現在總是替人們設想，有一天大女兒來了，爲與自己的丈夫謀點事作，沙氏便與華山一商議，因爲他是一個外行，所以教他管理衣箱，規模既有，所以又約了一位司賬趙德福，這趙德福人頗幹練，寫算俱精，這山霞社既然良材濟濟，不消說，更是前途無限量，昇評既歌，又在天祥市場屋頂演過一次，批評很好，楊揚石有一天晚間到翠霞家去，翠霞想起了已往之情，真是竭誠款待，楊石道，要憑角兒這種人緣與交際，真是他所難比，翠霞笑道，這不

全仗着十爺啦嗎，揚石擺手道，此言過甚了，此言過甚了，你的名譽起處，完全是由選舉上所得來的，翠霞抽抽噎噎的笑道，哼那碼事其中力量最大的亦是在新聞界鼎鼎大名的，翠霞說到這裏，揚石道，不要提了，不要提了，我們很相好，說着用兩個手指從褲內挾出一枝砲台烟來燃着了，一挪身，便斜倚在沙發上吸了兩口那烟囪兒向上升騰起來，再看翠霞那新裝束，在燈光之下灣着腰兒一站，遂眯眯着兩眼似乎神飛魄散，正在這默默不語之間，鏗……鏗……鏗電話的鈴鏗響個不了，李華山在樓上正在佈置角色，聽這聲音遂倉促下樓去接電話，剛在談上兩句，李華山便喜不自禁，正是美貌佳人場中獻色風流才子筆下傳情欲知後文，請看下回，

第六回

北京開明響鑼鉞周玉田人疲財去
天津福山選色相劉翠霞夜靜思深

且說李華山一接電話，原來是久別未過的盟兄周玉田來的，意思是對於山霞社又有一種新的出路，所以李華山喜形於色，當即在電話中約會請周玉田即時到家中一叙，把電話撂下以後，即去到翠霞屋裏，翠霞立時把揚石與李華山介紹了，謙遜入座後，揚石便向華山問道，方才誰來電話，華山道，成辦過昇平靜台的周玉田，揚石站起身來

笑道，周二爺麼，我們不但是近隣，還是至好的朋友呢，又談了些關於報紙上的話，揚石才告辭而去，却說周玉田，人頗精幹，並能遇事剛柔相濟，在梨園界走南闖北已經有三十餘年的經驗，對於事務，調度得是井井有條，不過性情急躁遇事則立時甘決，李華山對於他的信仰力是很深刻的，並且時以親長兄看待，略沉，但聽門鈴一響，經男僕吱的一聲把門兒開放了，周玉田緩緩來矣，華山當即讓入屋中，落坐後，華山笑道，老哥真是創業的人，一時亦不停歇，甚至於兩個園子同時組織起來，足見能者多勞了，玉田嘎嘎的笑道，三弟太謙了，倘若較比你還力有不及，似三弟你那麼走南闖北，率領全班一百多人，可相差甚遠了，華山道你方在電話裏所談的去北平，可是什麼園子呢，玉田道，往北平去，亦就是開明吧，華山道，祇要你把手續弄好，那去一次亦沒有關係，玉田喝了口茶道，這時什麼話，憑哥哥辦事，兄你還有不甚相信的地方嗎，華山道，去的話，亦並非是三言兩句所能成的，咱亦得打算打算，預備預備，這時沙氏在旁插嘴道，周二爺既然有這樣的打算，再說翠霞在天祥事情亦不算好，那麼再隨同周二爺去北平呢，畢竟周玉田心直口快，當即把未去以先與去了一後的一切辦法，簡單的說了，李華山遂亦認為滿意，當即把趙德福叫到面前命他去到北平一切的挑費開列出來遞與周玉田

手中，周玉田一見事有成效，遂告辭返家，簡捷的說，雙方把條件交換數子，山霞社全班便會去到北平，在開明戲院露演，翠霞乍一到得北平，覺着很生色，所以在下場以後，便要坐着車子在各處遊覽，風頭是很十足，被時周玉田便住在正陽飯店，戲價竟會賣到四角一位，北平各界仕女，多數對於平戲不怎麼認識，所以在一方開幕客座還不錯，後來便稀稀拉拉，每天所賣的，尚不足開銷，周玉田便盡力調理，無奈事機不遂，成天虧累，不多日子，居然傾進一千八百多塊，說來，這亦幸虧是周玉田，否則誰亦不忍的這麼大犧牲，閻者看到此處，當然要說句李華山好受，究其實那裏知道，他也是啞叭吃黃連苦在心裏，這變一天，晚場既罷，李華山把翠霞送到私邸，便到正陽飯店謁見了周玉田，進得門來，緊皺着雙眉，周玉田一見他那愁眉不展的形容，當即把自己的一番難過拋在一旁，反倒替他担起憂來，坐定之後，玉田道，你不要着急，咱還是急速的設想法子，但是這第二步的辦法，我亦早已打定，倘若實不得已，我們再返津出演福仙茶園，在那個園子挑費是很輕，營業上大約可顧及則滿，華山尋思了一會道，亦惟有那個辦法，你馬上就進行吧，又談了些勞的，華山才走去，但是彼時天津鼓樓北福仙茶園亦正在演唱，大樑是紫金花，所好這一方面的事務，周玉田一半執掌大權，一半把園中的事務委託

一位曹三爺曹仲波與一位趙六爺趙竹波代拆代行，然而曹趙二位，亦是梨園的老手，所以把園務整理得很好，雖然周玉田名下掙下幾個錢，但亦不够整補一切虧空的，後來紫金花凋滿，周玉田與李華山居然把山霞社移到天津瀟仙來，按迷信說來，亦或者是非得人運地運兩相交接面才能站住了脚步呢，却說翠霞一到瀟仙，座客又如同在濟南大連一樣，這一次，可是周玉田單人獨騎的去幹，手續方面，似乎簡便了許多，顧客之中，居然把劉翠霞與桂寶芬六個字深印在腦海裏面，却說男顧客注意於劉翠霞的居多，女顧客注意於桂寶芬的不在少處，其餘女角小翠霞李蓮芳趙俊霞碧月花碧王花姊妹，男角王玉堂，王守業，郝子卿，楊兆忠羅萬勝，王小樓以及武行亦頗受熱烈的歡迎，然而那編劇主任文巧俠，一見那種熱烈情形，亦高起興來，所以編下了慘慘慘，珍珠塔等戲，趙德福呢，既然胸懷司馬之學子建之才，當然亦要顯一顯夙有的精華，所以亦編下了空谷蘭等劇，山霞社這一努力不啻緊，不但大有進步，而班務亦鞏固起來，周玉田一見李華山那種的積極努力，自己亦要約聘賢能，以便珠聯璧合，例如樓土監理李三爺李幼亭，樓下監理何炳臣會計殷高柱桂張震堃王麟台，廣告兼外交股的新聞界名手王竹影，完完全全是他自選的人物，但這一起人與衆夥友亦居然一齊努力，精心於事務上，所以把園

劉翠霞秘史 第六回

務弄得牢牢靠靠，閱者祇要留這份心，便會聽見有人說，談到劉翠翠，必要說上鼓樓北福仙，該到鼓樓北福仙必要說上劉翠霞，却說揚石一得到了這種消息，便迎頭兒刊出兩版無形廣告去，於是親到福仙茶園拜會周玉田，見面之下，自當各叙寒暄，揚石問道，北平這一次的損失如何，周玉田道，統計約有一千八百餘元，揚石把舌頭一吐驚道，日期並不算多怎麼賠累這大的數目呢，周玉田道，這層原因，亦未嘗不是遷都以後平市蕭條的緣故，或者亦許是北平名角濟濟，人們聽入了耳音，平戲一到，似乎覺着生疏一點，揚石道，現在的生意如何，周玉田笑道，現在事情不錯，不過開銷太大雖有餘亦無幾，揚石道，那麼是包銀哪，還是開現份呢，周玉田道，是現份，足份總到一百七十元左右，揚石點了點頭兒道，您哪先辦公，我到後台去參觀參觀，說着便抹身向後台走去，見着了李華山與趙德福，他二人很表示歡迎，翠霞正在扮着裝，淡畫鵝眉，輕描杏眼，看着揚石一來心中暗喜，忙站起身來，向揚石笑道，十爺您哪這些天幹什麼去啦，揚石道，前天小楊月樓請我吃飯，昨天在小洞天打了一天的球，今天是因為拜訪周二爺李三爺與看一看角兒你，所以才破着功夫來的，我說角呀，現在有什麼消息嗎，翠霞扮了裝緩緩的下了樓，揚石爲了探一些消息起見，遂亦跟隨到了樓下，這時節小翠霞便劈頭攔

任迷迷糊糊兩個小眼笑道，十爺，謝謝你，你給我登的好報，揚石道，不必謝，最好把謝我的心放在藝術上吧，說完還是在翠霞的身尾隨着，翠霞早先看一看他情形是採訪消息而來，雖然是有一個極好的消息，可是未到出走的日期不能發表，後來一看揚石那苦苦追求的狀況，心中亦有些過意不去，便把揚石叫到衣箱旁轉角的地方，低聲說道，十爺，這兒雖然有一個消息，不過未到日期，我現在說了，恐怕被李三爺知道，顯着不大合適，揚石道，你說吧，沒有關係，翠霞遂道，倘若李三爺問可不要說是我說的，揚石道，那是當然，翠霞道，前些日子上海百代公司拍來電報約到他公司去灌幾張片子，經原來的人介紹撮合，言明了灌價五千元錢，揚石追問道，那麼這班內都是誰去呢，翠霞想了想道，我想就帶着彩霞去，把煥子留在這兒好先支持着，書中代表煥子便是小翠霞的奶名，揚石笑道，好了，我明天就能見報說着翠霞上了場，揚石亦就告辭而去，果然在第三天，報紙上便發現了劉翠霞到百代去灌片子的短稿，這時慕劉的人們更要轟傳起來，過了幾天翠霞所發表的消息居然成了事實，居然在廿三年十月十三日率領着彩霞去到上海，幸而李華山隨身護助，所以一路之上並無舛錯，到了上海，似敬奉天神一般的熱烈歡迎，因為往返定的是一星期，所以緊忙着到公司裏去灌唱，天津方面，在李華山臨行

的時際，早早囑託了一位近友陳八爺陳恩才與趙德福雙觀辦理，且說到周玉田一得着翠霞到百代灌片的消息，本打算就此停演，不願再唱而虧賠，豈又知該班內的成事王玉堂與王守業到得周宅，玉堂向周玉田要求道，現在翠霞去上海了，本應當停演，可是他去的日期不多，爲了補助低包的生活，可以暫且敷衍着，玉田道，那麼可亦作的到，不過在這些日子，我賠錢是不行的，自好是把所賣的票錢，完全歸後台開殺，三行進項，願及我前台的挑費就這樣子，每天還得甘賠房電錢呢，守業道，那麼咱是賣原價，還是落錢呢，玉田道，這個當然是落價的，這落價還不知如何呢，三人訂規妥當，這才在十月十八日周玉田壽辰的那一天由慶雲後新平里下處把戲碼送到周宅，周玉田在壽堂之上賀客濟濟之間當即命王竹影到園中佈置一切，所定價目，竟比原價落下一半，但在旁人意料之中，小翠霞的藝術亦足能支持一氣再加柱寶芬相襯，足能叫到滿堂座的，豈知開了鑼，座客們竟會掉了十分之七，後台每天竟開一厘五二厘的份兒，甚至於低包之中還有拿個二五大枚的，真不容易盼得翠霞返回天津，李華山暗中一想，吃梨園飯的本來說，是肉肥湯亦肥，所以犧牲了些錢與低包們開了三天的足份，藉以補報這一星期所受了困苦，却說在福仙貼出了劉翠霞某日登台的報了那一天，雖然翠霞還沒有上場座客竟增

加了，及至劉翠霞上了台，還按原價賣，座客竟而滿坑滿谷，於此可見，人們對於劉翠霞三個字的印像是如何了，有人說，曾收過小翠霞等幾個徒弟，怎麼隻字不提呢，但是這一節雖然亦是劉翠霞一些光榮，究其實與本書沒有什麼重要的關係，所以此中沒有敘述，却說劉翠霞唱到十二月十九日，福仙茶園封了台，在家場場實實的休息，在這幾天裏，除去了打麻雀，便是攝張影咧坐汽車兜個風列，再者偕着小翠霞溜溜商場，逛逛馬路，生活上是非常的逍遙自在，在快要到年終的一天夜裏，命媽子把爐火通得很旺，他自己在屋中來回旋轉，看了看東，瞧了瞧西，亦想不出來是幹什麼去好，正在痴着神兒時際，突然想起了個人的出身歷史，遂把頭兒一低，那燙得灣灣曲曲的頭髮向前一撲，在電燈的光線以下看來，那樣形狀，真令人替他增起了一片心思，他向前緊走兩步，一歪身躺在床上，支起了那雪白手腕用手托着粉臉，聽了聽外面，只微微被風兒傳來電車走動的聲音，別無餘響，顯着異常的寂靜，他那頭兒動了動，兩個眼角便流下了淚珠兒來，自己想起了在四五歲的光景，爹爹種地，在那炎酷的日光下面晒得背上又紅又黑，媽媽那樣受苦，到六七歲，而才到了天津，又到大連學了大鼓唱，彼時，被生活擠迫得不得不教女兒學了藝，究竟誰家的兒女誰不疼愛，誰願意丟這份臉，看來人裏窮

劉翠霞秘史 第六回

了，真是什麼事都擠的出來，想到這裏又流下幾滴淚珠，繼續想到在十一二的時節，便又唱了評戲，直唱到今年二十四歲，其中的經過，唉，索興淚珠兒似了湧泉，轉而又想到了這些年所遇的人們，及自己所交的朋友，真是心腸熱烈，捧護到這種地步，未使我一敗塗地，這亦是我很感激的一點，前者錢掙多了，寄到家去置了房地，這當然亦是一件正事，此後我自己除了外表應該表示的之外，亦得諸事節儉，不能愧負了自己父母當年那一種苦心，李三爺那個人慷慨大方，對於我是十分的提拔，那變我至死亦不能忘了人家這番美意，常言道，飲水要思源，喝甜水不能忘了掘井的人呢，正在想到這裏，乍然聽見門聲，唬唬的響，他急忙站起身來用手帕把淚痕擦了擦，遂把門兒開放，一看原來是跟隨自己的趙慶海，問道，有什麼事，趙慶海道，這兒有一封信，說着把信遞與翠霞手中，却說翠霞在這十餘年的光景，亦曾習學了許多的書字，所以把那信拿在燈光之下拆開以後，念得很通順，念完了，心中便嘖嘖的跳動起來，臉蛋兒上是一紅一白，很表示出又驚慌又害羞的形容，正是，弱女過痴郎深情才展，枯花得湧水艷色方鮮，本書敘述至此，作爲結束。（終）

▲作者再談

閱者看完了本書，必定要有一番不好的批評，問真了，還能一點一點的指出來，究竟，作者自知本書內的底點多多，但是，還得請閱者十分的原諒，這原因，作者依人作嫁，忙裏偷閑而編撰本書，其中難免有失當之處，至於錯字，尤其是不敢保准一個沒有，因為亦是在倉促之間，而工作的，那位問道，「你這書不是准於舊正月十五日出版嗎？」然而所問的理由亦很充足，但祇因為飽足閱者的眼光起見，所以除去原來的像片製版附刊在書中外，又要求劉翠霞臨時攝了許多的戲裝像，再除去製版的時間，所以展延到現在，才把本書實現，總而言之，尚請閱者及早購預約諸君十分原宥，作者則感激無似了。

△空谷蘭唱詞之精華

(唱)罷了我那難見面的嬌兒呀……懷抱姣兒淚滿腮，兒呀兒呀聽一個明白，非是爲娘我心狠，瞞怨你父禮不該，只說是結婚後相親相愛，不料想半路之中起下禍災，你的爹爹良心更改，倒叫爲娘猜解不開，在花園聽見了他們言語，因此上回娘門骨肉分開，嘆姣兒未及歲失却了奶，嘆姣兒在襁褓之中離了娘的懷，眼望着姣兒迴思夫主，又悔又恨又悲哀，悔的是當初不該結恩愛，恨的是忘恩負義下賤才，哀的是我兒年青小，悲的是一家骨肉兩分開，今日分別出在了萬般無計奈我那難見面的兒啊，要相逢除非是月兒重圓花兒再開。」

詞 唱 震 翠 劉

(唱)陶紉珠坐房中珠淚難忍，思想起從前事好不傷心，昔日里在花園聽了幾句言語，一時負氣離了家門，那時節無非是一時氣憤，誰料想翠兒死以假成真，恨丈夫與柔雲結爲秦晉，苦壞了良彥兒實實痛心，每日里見姣兒偷彈眼淚，也不知濕透了幾重衣襟，嘆姣兒他每日追念親母，他怎知生身母暗地傷心，現如今我只得忍時容忍，防範着那柔雲他起歹心，恨丈夫疼姣兒心神不定，一陣傷心落下淚痕。」

(唱)見強人不由得怒生嗔，嘆蘇蘇杏眼滾下淚痕，昔日里我兄長海外喪命，托你捎信帶回家門，我的父見書信險些斃命，多虧了你在旁解勸天倫，也是我見你的溫柔和順，才在

劉 翠 霞 唱 詞

那花園內私托終身，我的父聽言語當面應允，誰料想結婚後喪了良心，又搭着那柔雲娥妬陰恨，暗地里設巧計陷害妾身，在花園聽言語一時氣憤，翠兒亡疑我死以假成真，到後來與柔雲結了秦晉，也應該看妻面疼愛良彥身，再不想那柔雲心腸太狠，每日里賣良彥妾好傷心，因此上來教讀蘇州城奔，爲的是來照看我兒的身，今日里良彥子身得重病，蒙先生配了藥調養回春，到夜晚那柔雲暗把房進，盜去了藥水瓶要害他身，這也是神佛佑家門多幸，保佑着我的子安穩回生，可恨你枉讀了聖賢明訓，禮與義廉與耻你全不分，

△萬里長城之唱詞

來了苦命小孟姜，路上行走好淒涼，可嘆春蘭把命喪，拋下我好似孤雁失了幫，哭哭啼啼往前走，觀見西方落太陽，邁步我把莊村進，觀見媽媽站在那旁。

忽聽樵樓打一更，二日落淚對銀燈，歎我孟姜多薄命，薄命星徧遇孤苦星，只說是夫妻同聚首，夫唱婦隨過百冬，平地無風起了波浪，拿去范郎修長城，丈夫長城身受罪，爲妻店內受冷清，你想爲妻難見面，爲妻想你不相逢，你想爹娘心痛壞，爹娘想你眼哭紅，爲妻怕你身受冷，千里送衣奔京城，春蘭爲你喪了命，爲妻爲你受担驚，越思越想心酸痛，忽聽樵樓打二更。

△萬里長城哭城之唱詞

罷了夫哇！跪倒塵埃悲聲大放，珠淚滾滾洒胸膛，可憐你長城把命喪，閃下了年邁的二老爹娘，老病扶床誰奉養，祖宗斷了後代接香，拋下爲妻無有倚靠，紅顏薄命守孤孀，奴爲你堂前辭別父和母，千里送衣怕你涼，指望夫妻得相見，誰料想化作南柯夢一場，爲妻趕到你把命喪，問明才知埋在城牆，可嘆我誠心空妄想，可憐你青春命早亡，你死好比海水無回浪，拋下我如同孤舟飄在長江，你死好比荆花見露，爲妻我如同瑞草遇嚴霜，你死好比傷弓鳥，爲妻好比驚雁失了幫，咱夫妻又比鴛鴦鳥，交頭並臥水底藏，賊趙高好比無情棒，趕散了夫妻恩愛不能成雙，只哭的血淚濕土咽聲咽，唇似靛葉面色黃，身微氣短隨風倒，」

△楊三姐告狀

罷了糊塗的媽呀……秋波兩眼把淚撒，叫了一聲糊塗的媽，我姐姐并非得病死，分明是他們高家殺，母女那日去探病，不容瞞看就往屋裏拉，兒我強進前去偷看看，我二姐左手以上裹着棉花，再又說不通咱們知道就入殮，這樣慌忙所謂什麼，一定被他家把他害，欺負咱們是個廢人家，聽見人家說大嫂五嫂行不正，他三人勾搭連合沒有羞搭，嫌我

劉翠霞唱詞

的姐姐他碍眼，三人同心定計把我姐姐殺，人命關天白拉倒，中華民國就無有王法，孩兒我要替姐姐把仇報，打一個開棺檢驗把坟扒，孩兒我三國列國全然不懂，也不知前朝故典是誰家，聽過古書看過影，幾個奇女我還記下，有一位替父從軍花木蘭女，纓纓戴父出監令人可誇，他是一女，我也是一女，難道說許他有烈胆，不要孩兒有肝俠，主意已定是如此，明天深縣前去告他，」

△楊三姐告狀

一見哥哥帶鎖條，心中好像扎剛刀，好似冷水澆頭把水抱，亞似泥塑與木雕，好一似一支傷弓鳥，淚漱淚珠點點往下飄，撲咚坐在大堂下，前思後想心內焦，我與胞姐把仇報，受盡了風吹日曬與水澆，頭狀不允因無報告，第二狀又要憑據搜根苗，不但此仇報不了，反把哥哥插入監牢，這可叫我怎麼好，前走後退一進南牢，丑丑大堂以上切齒踐脚，眼望監牢哭了同胞，」

△雙鴛鴦之唱詞

也呆呆在洞房椅兒上邊座，聽樵樓嚙啣響起了更羅，聽外邊靜宵宵無人說話，也呆呆閃杏眼偷看姣娥，見嫂嫂半托香腮半咬玉指，半靠綉枕半入紅羅，喜之喜今晚洞房花燭

夜，怒之怒母親不該定計謀，憂之憂嫂嫂紅顏多薄倖，哀之哀兩個女子怎麼交合，如今晚姑娘臉太大，頭一宵入洞房喊叫招喝，你那是貓咬屎泡空歡樂，那知道我的哥哥命見閻羅，我有心替我哥哥買賣作，無有本錢怎麼開燒鍋，週身衣服全然脫下，一頭拉開紅綾被窩，」

△雙鴛鴦

只羞得我先顏色落無處藏躲，到叫我乾張嘴無有話說，心中不把別人恨，瞞怨我的母親作事太說，我哥哥業已背過氣，還娶我的嫂嫂作什麼，只說是想了一條全美計，不料想以假成真把事作錯，我二人以假成真洞房入，難免外人把我論說，若不然開開門放他走，又恐怕到外邊便宜話說，若不然喊四鄰把他拿住，不是匪不是寇不是盜賊，我有心在洞房懸梁自盡，總死在陰曹府難說我清白，左思右想進退無有路，急得我躡足捶胸乾把手搓，二番閃杏眼用目瞧，瞧見了那人長了一個得，只見他天庭飽滿方元地格，眉清目秀唇紅齒白，此人後作商映客，也不知有禍的夫人是他們那一個，看見人家想起了我，生長十六歲無有婆婆，此人到送我的心意，我二人作夫婦到也使得，走上進前忙開口，小哥哥近前來我有話說，我問你貴姓高名青春多大，是務農是務業告訴於我，自幼兒訂好

詞 唱 戲 翠 刻

誰家女，或是醜或是俊黑白胖瘦高與矮，

△義烈奇冤

忽聽樵樓打罷初更，思想起兒合女大放悲聲，母女們命運苦實實不幸，夫與妻母與子不得相逢，惱恨那賊有義良心不正，誣賴我害本夫落下罵名，想當初在家中何等光景，到如今只落得身穿罪衣頭髮蓬鬆項帶鐵繩坐在監中好不傷情，聽樵樓二更鼓兒敲，王張氏在監中淚唳啣，惱恨那賊有義不學正道，吃又喝嫖又賭浪蕩逍遙，我家中後門口挨着河道，不知在那裏漂來死尸一條，害得我坐監牢屈打成招，此冤此仇何時報消，三更三點月當陽，王張氏遭大難實在屈枉，狗彘官拷打我苦處難講，王有義圖家產心懷不良，哭一聲丈夫無有影響，也不知鄭伯烈他在那廂，到明天一定是死在法場，這也是情屈命不屈命裏該當，哭聲丈夫難得相見，兒啊要想見你的娘除非是古打三榔夢入黃梁，

△昭君出塞

來在花船用目看，山連水水連天甚是可觀，江岸上桃紅柳綠題春絕，江景雖好不忘父母家園，想前情在夢中君王相見，有道君他封我陪伴龍顏，毛延壽捧聖旨叫我上金殿，見我父他心想訛詐銀錢，我的父無銀錢趁他心願，打我父四十板甚是可憐，到如今我要上金殿

，必然是與我父官上加官，忽聽得二丫環把我相勸，到叫我一陣陣更是喜歡，居家人在宮中得相見，君正臣賢得天年，奏一本毛延壽午門去問斬，報一個打父之仇我心才安，」

△昭君出塞

忽聽得聖旨下心內慌，眼望家鄉哭爹娘，事到如今我命苦，未見君王轉回家鄉，他說我的容貌醜，不能這里陪伴君王，我是親筆寫的像，容貌端正身體端莊，我好比鳥飛樹林遭羅網，羊在深山遇虎狼，船到江心遭風浪，情比目魚兩分張，哭聲爹娘難見面，要相逢除非是夢入黃梁，」

△張彥趕船

詞 唱 震 翠 劉

忽聽樵樓一更天，蕊蓮心中打算盤，惱恨爹爹不中用，作事無根胡倒顛，船上住宿那位貧漢，正在青春美少年，我二人作夫妻年貌相稱，我叫我父提姻緣，爹爹並未在心間實理，言說是成與不成在明天，明天能成還罷了，若不成絃斷音絕怎麼樣的彈，思想婚姻出燥汗，驚動姑娘劉蕊蓮，劉蕊蓮在船艙心灰意懶，忽聽得船艙外有人聲喧，側耳聽細留神悲悲慘慘，又聽得讀書人夜讀聖賢，衆船上商人廣那有才量，一定是讀書人張彥生員，聽了聽二爹娘沈沈睡穩，我何不到艙外偷看一番，悄悄的爬起身來偷外看，到切近閃

劉翠霞唱詞

秋波偷看一番，只見他坐有像站有像，週身貴相，事安然話安然，處處安然，天庭滿地格圓，福分不淺，到後來必高升官上加官，自古語大命人都有大難，到後來一定是出苦進甜，我若是與此人結與親眷，也不枉陽世裏來走一番，他若是應婚事念佛千萬，他不應婚姻事叫我無顏，想到此不由人氣往上嘆，（小生唱詞）何處來一女子站在魚船，只見他青絲髮挽盤頭無簪無釧，身穿着貼身衣長褂未穿，也呆呆手托香腮一旁立站，無錫子少戒指十指尖尖，看多時假裝着不認識面，尊姑娘何處女幾時上船，莫非是遠來人無處住店，再不然錯行路不辨北南，報家鄉我托人送你回轉，也省得在此處甚是爲難，尊姑娘快下船吧莫要久站，休就誤讀書人夜讀聖賢，（小旦唱）劉蕊蓮聞此言含羞答道，尊一聲張先生莫要高言，我不是遠來人無處居住，也不是錯行路不認北南，我名叫劉蕊蓮一十七歲，每日裏使魚船遊遍河灣，只因爲你今日把船來上，我的父發善心命你上船，我看你身貧窮衣服破亂，又不像討飯人久討乞男，聽見你在艙外又把書念，又聽你心悲慘似有愁煩，因此上到艙外把你偷觀，」

△杜十娘

三更三點夜更深，低言悄語尊郎君，十日之限明日盡，三百兩紋銀無分文，我問郎你是

詞 唱 霞 翠 劉

向他們那個借來着，莫非說良友無有一人，果然是貧在街前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富有時你兄弟恩情盡，一朝貧至親好友似路人，你今無銀三百兩，郎君哪永別之念你可忍心，不必憂愁心放鬆，成全之事在妾身，薄褲內現有紋銀一百五十兩，明天暗暗出店門，莫叫鴛娘他知道，再求公子柳遇春，叫他幫濟一百五十兩，就說是你我不忘他的恩，耳聽得金鷄三唱天明亮，催促郎君快快起身，」

△綉鞋計

繡房悶坐張春蓮，二老爹娘把親探，留我一人又把家看，自從跟我的表弟結親後，六年光景也未會拜過年，也不知他的學問出息了怎麼樣，又不知他出息一個什麼的容顏，叫一聲小妹妹莫要生氣，姐姐有話未會說完，方才說的是玩笑話，好大的脾氣小臉一番，妹妹落座姐姐我告便，低下頭來打算盤，我的表弟不學好，背着先生學耍錢，一場輸了錢八吊，有法輸來無有法子還，沒錢不在家中站，背着包裹上唐山，坐火車山海關中後所綏中縣，溝幫子拐灣到了春天，哈爾濱傅家甸，伯榮衛子滿州站，過黑河下俄國上東山，一去就是一個十幾年，我的表弟若是不回轉呀，教奴我守活寡多麼樣的為難，」

△王少安

我到家得了安靜，夫唱婦隨得太平，忽然想起從前的事，滿臉陪笑尊了一聲相公，世界上人惟有心能比不上你，妄想河邊那件事情，可笑你無臉真真的無有臊，手拿銀子向我的船上扳，又拿玉鐲把我驚動，你不怕外人取見你那個耐性之功，比方說我要是不從你，有何主意你怎麼行，倒傷了財物你不知我的姓名，那時節心機自費墮了眼睛，望空撲影豁出功夫找，不辭勞苦你是愛的那樣雨風，怎麼那婆巧你就找到了我們家門口，又遇見你的叔父他叫傅老翁，他與我爹爹是朋友，當中爲媒結赤繩，到底把我磨到你的手，這也是天緣有分早配成，可隨了你的那個小心事，也不枉自費了你那一路苦功，」

△王少安

誰是妖來那個是鬼，我把你吃了迷魂藥的恨心賊，你把那玉鐲砸船忘記了，追舟訪問却是誰，二門外求親是他們那一個，是何人洞房花燭敬酒杯，船輪對坐那個把你陪伴，說笑笑才把歡推，我就是死不了那個張家女，是你四房妻妾婢，我只說終身有靠一時美，不料想受了你誑騙吃了你的虧，你家有一大二小三房妾，買我到家作個使婢，我自嘆一世人得命運不好，自幼兒無娘父老身已靠誰，苦熬歲月十七歲，我受盡了漁船上勞苦日晒風吹，天緣湊巧遇見你，咱們兩個成就鴛鴦並翅飛，不知你一妻二妻三房小，你們情比目魚夫唱

詞 唱 震 翠 劉

婦隨，我不忍低頭下視爲奴作婢，我越思越想意懶心灰，無奈拋身投入水，自想求去未想重回，多虧了此處的老爺太太救我一命，認我義女把我帶回，要與我別門另選把夫配，也
是我未允願守清閨，只因爲懷胎你這薄心後，不忍心另嫁去把他門陪，至而今與你生下
王門子，也不枉陽世三間走一回，今日可巧遇見你這狠心的人，說一句良心話誰是誰非，」

△珍珠衫之唱詞

襄陽府東陽縣名叫羅德，一定是我的前夫蔣興哥，他怎能到這里遭下橫禍，可憐他的青春這樣的命薄，奴不才敗門風醜名難躲，好心的夫口角最積下大德，送來了箱籠兒一十六個，單袂衣皮棉紗一件，也都未折，這個樣的好心腸護庇於我，羞死個人哪難見天難見地難見神佛，他犯了人命事非同小可，我只得想計策搭救他的命活，咳心如此願他無有禍，也不知托人情的話去打那頭說，也呆呆意沉沉無計少策。」

其情難訴心亂跳，欲待不說老爺不容，說了罷講了罷，未曾說話粉面通紅，老爺要問分別的原故，實難告老爺必明，婦人不正身犯七出，久而久之言散語碎透了風，我的丈夫不忍明言假送我歸寧，暗寫休字斷了恩情，因此改嫁老爺來侍奉，我二人割斷赤繩各奔西東，咱們臨上船一十六個箱籠就是他贈，內裏俱原舊鎖上又加封，他待我有得事恨我不

詞 唱 霞 翠 劉

正，論作事我可人恨他可人疼，如今他又身遭不幸人命之事是個正兒，若非老爺開他的恩重按律而償喪了殘生，還望老爺搭救他的活命，早早開發他叫他回轉家中我蒙情，」

△花魁從良之唱詞

(唱)近前兒把娘親來喚，秋波杏眼落下了淚來，娘呵，撫養恩似海，刮骨割肉報也報不過來，娘呵雖然是孩子我身落烟花院，也是我前世造定我這命裏該，兒的娘，孩兒我的花蓮滿，所以兒要把柳巷二字遠遠的拋開，兒我從良歸他們秦姓，媽媽你就好比作方便那個門來開，有朝一日思想兒我，捎一封書信兒我就來，我的那個好心的娘呵，」

(唱)尊一聲姐妹們莫要心酸，小妹有話表訴一番，今日從良跟着人家去，一樁喜事就我的心頭甜，邀請姐妹咱們全見一面，訴訴我的哀情不忘患難，且尋常快樂你們慢傷情，待妹妹歌舞絃敬酒尊前，唱一個滿江紅大套十二月，四大景春夏秋冬緊相連，八仙慶壽十二座廟，四時難得把願還，騎驢子鄉裏媽媽就把親嫁探，小二姐上廟愛花錢，要錢玩，招橫禍，無有法斷，繡荷包還有九連環，海瑞私訪蓮花樂，秦雪梅吊孝，要錢玩，妓女告狀代託夢，從良後悔有幾樁，就是後悔來要客，嘆十聲高平關，容道，三戰呂布虎牢關，晉王起義意與唐傳，伍子胥夜逃過了那個昭關。



天津大通書局新書簡目

外埠函購寄費加二
如欲掛號另加八分

美人魚	更名	福祿鴛鴦	全書六冊	實價二元五角
言情	言情	鳥語花香	全一巨冊	實價三元
言情	言情	慾海回瀾	全一巨冊	實價八角
武俠	武俠	十二金錢鏢	全書十冊	每冊實價八角
武俠	武俠	聯鏢記	全書三冊	每冊實價八角
言情	言情	學登花	全書八冊	每冊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天津小姐	全書三冊	每冊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鴛鴦祿	全書二冊	每冊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新宮艷史	全書二冊	每冊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湯公館	全書三冊	每冊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三津美人	第一冊	實價五角
言情	言情	紅杏出牆記	全三巨冊	實價五元
言情	言情	酒眼燈唇錄	上中冊	每冊一元
言情	言情	舊巷斜陽	全書二冊	每冊一元
言情	言情	情海歸帆	全書三冊	實價二元
言情	言情	歌舞江山	全書二冊	每冊八角
言情	言情	京野史	一至四冊	實價一元
言情	言情	秋水長天	全書二冊	實價一元
言情	言情	鳳女佳人	全書三冊	每冊實價四角
言情	言情	春恨花殘	全一冊	實價六角
言情	言情	紅豆相思記	正續三冊	實價二元
言情	言情	沽上游俠傳	全書二冊	實價一元六角

武俠	蜀山劍俠傳	全書廿冊	每冊九角
武俠	青城十九俠	全書十冊	每冊九角
武俠	蠻荒俠隱記	全書五冊	每冊九角
武俠	邊塞英雄譜	第一冊	實價九角
武俠	碧血鴛鴦	全書三冊	每冊八角
武俠	勝英出世	全書六冊	每冊六角
武俠	勝英金刀會七義	全書七冊	每冊六角
滑稽	烟雨芙蓉	全二冊	實價八角
社會	一鍋麵	全二冊	實價一元
社會	春城歌女	全書二冊	實價一元八角
言情	春風	全一冊	實價四角
社會	海市春柔記	全一冊	實價九角

言情	啼笑因緣	全二冊	每冊八角
社會	歡喜冤家	全一巨冊	實價八角
社會	綠珠小姐	全書二冊	每冊六角
哀情	空谷蘭	全一冊	實價五角
電影	白玉霜秘史	全一冊	實價六角
評戲	劉翠霞秘史	全一冊	實價八角
京韻	小黑姑	全一冊	實價六角
京韻	小艷史	全一冊	實價六角
實事	歌兒私奔記	全一冊	實價二角
小頭	形意拳講義	全一冊	實價一元
著	通臂拳淺釋	全一冊	實價六角
張殿	世奇術	全一冊	實價一元
人備	世奇術	全一冊	實價一元
必功	世奇術	全一冊	實價一元
秘訣	世門徑	全一冊	實價七角

注
意
津
市
名
作
家
孟
師
孔
晶
心
的
合
作

△小黑姑娘

現已出版了！

內容一覽

有轟動津市的情殺案
有各個鼓姬的風流史
有交際花的寫真圖
有小黑姑娘最近流浪的行動

附告

本書作者以前係小黑姑娘之膩友。故對於其生平之事實知之特詳。茲運其生花妙筆寫成「哀感頑艷」的大著作。欲知小黑姑娘之一生香艷史者。不可不看。

大通書局宣傳科啓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初版

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寄費)

劉翠霞

編者劉翠霞

須徵同意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瑯琊隱士

發行人

楊明武

出版者

大通書店

發行者

大通書店

天津北馬路

總發行所天津北馬路大通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國內外各省市各大書局

1724



實價國幣八角